

戲甌洞續葉文部卷之九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九首

劉伯子義草序

往歲劉伯子翊成衣逢衣從其世父過予予止而觴之卽逡循俎豆間修長幼之禮甚遜然予竊異其風神韻宇飄然不群業以神駒繡虎當之未幾舉明經高第且出馮太史之門客有傳其先資之言者言言雅馴中矩矍竒氣古思鬱不盡吐經生正業固當如

是操此以射澤官破的必矣會又下帷三年秣馬再
北乃以近草一帙問序於予予因得縱覽焉初若然
犀牛渚而照水怪忽若穿井而聞仙家雞犬聲已又
若涉海宮而呼鮫人淵客相對作隱語瑰詭萬狀驚
世絕俗蓋九州之內所不必有六合之外所不必有
也異哉伯子之才乎惜予老而少文不盡知其解耳
夫謂經生正業爲制義也者不信之道寓焉故上有
所制不得過求諸士士亦有所制不得過用其才有
如師心匠意馳騫高玄經傳不足而之左國左國不
足而之莊列莊列又不足而之越絕齊諧秦碑汲冢

一切金石幽怪之文皆得剝剝而粉飾之見以爲神
奇顧獨謂制何予故奇伯子才而充奇其過用夫伯
子其才無人過用何病竊慮夫才不伯子而過猶伯
子者去制遠也故居取安土不必崑閩姑射水取章
身不必火浣吉光味取適口不必天漿玉醴仙槎靈
瓜惟文亦然取應制而已何至苦心極力使人不可
解乎耄夫胸中故無一奇每見奇輒駭異談奇亦多
拘攣非通方之見也乃欲驟爲伯子益友殆有深意
焉吾見及二三門人則又進而言曰伯子異才也在
國則斂其華以應制在野則變其體以自娛是草蓋

其抵掌也而非其捧心也噫嘻有是哉奇而又奇矣
因併述其言以告伯子

魏澂江近體詩序

蒲圻魏文可氏故按察順甫公伯子也起家明經凡
佐三大郡用行能高等擢守滇之澂江且二年牧政
稱西南最屬其意已倦遊每上記請疾輒為臺使監
司所固留乃得助理清晏坐嘯行歌益肆情於述作
因哀其生平所賦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成帙命之
曰怡雲亭稿時予門人姚允升適為其屬路南守因
得請其副傳之走使萬里問序於予且曰魏使君願
受先生彈射而後殺青先生其留意焉嗟乎文可之
於詩其天性乎昔在嘉靖中海內五六子講藝

闕下順甫雖後至日懷鉛操觚從之未幾詩且鴈行
五六子歸而有雲山堂稿傳於世卽其邑之先輩若
魏蘇州廖學士皆有所傳然視順甫少遜矣乃文可
不藉師友聞詩於庭而能專心致志以承之閱二十
餘年手不停揮口不輟詠蓋所謂家學世業與性成
也頃猶削草過半而僅錄其精者存之庶幾選鋒待
敵割腋備裘矣予復奚所用彈射耶雖然文可之志
未已也其必取質於予則知己之言也客有曰使君

擅諸體而獨以近體示人將有待乎予曰昔者齊宣王好射用不過三石而左右譽以爲九石王悅之夫射用三石不爲無力人矣其以三石而蒙九石之譽卽以近體而冒諸體之名茲齊王之所悅而文可之所耻也乃其志猶不以近體徇也奚病焉客又曰近世諸詞家類多馳騫怪譎高自矜許使君獨取唐正始大家所爲清平調而諧聲依律赴之若有所制而不一縱豈猶不盡用其才乎予曰相馬不論足力而以毛澤爲儀則廐無千里矣相玉不論貞粹而以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相詩亦然文可善用清平調庶幾驥稱德玉比德乎乃其志猶不以清平徇也奚病焉客誠予言而起曰先生知使君何但知詩予曰士之相知難矣子思子不云乎龍穆好飾弄相人眉睫以爲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親之橋子良修實而不脩名有若洪鐘不撞不發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知今天下之親龍穆者多矣若吾文可生平不好弄而脩實不輕發若洪鐘又與予同郡稱通家子予故以其人知其詩以其詩益知其人也客三歎而退予因具述以告路南君而自附於文可知已云

韓氏哀感錄序

昔者曾子南遊於楚北嚮而涕泣曰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閔子三年喪畢孔子與之琴而知其哀未盡夫曾閔孝矣豈必後世無曾閔乎予觀韓氏哀感錄而知孝天性也其有所感而哀生焉則天性與曾閔同晉勲其庶幾乎蓋晉勲祿仕不逮母封爵不逮父風木之恨將與天終而其師友親知匍匐弔之為狀為銘為表為誄並為晉勲寫哀頃晉勲又使予作傳傳成合為一帙授劓厲氏每一披誦有餘哀焉因命之曰哀感云予故不文不足為晉勲重乃諸名公

然金石爛然華袞為晉勲親也者於是乎然益足以動晉勲哀記不云乎墟墓之間未施而民哀錄之所載儼然墟墓景也若夫泰山之新者以哭而動孔子哀齊人雍門周以音動孟嘗君哀彼猶其疏者也思哀則哀至而况發諸天性者乎所曼容亦曰孤者易傷感茲晉勲之哀所以不能自禁也豈徒哀之且思所以繼先志以裨其躬而脩其職不忍以一介傷清德不敢以一念負幽靈而民且巖君事之慈母依之古聖賢論孝而及事君忠蒞官敬晉勲毋忝焉夫有所授於先君子至童蒙也異時經

營四方夾輔王室與其先君子並書國史顯名世世是錄其前茅矣

送別郡大夫叔見張公序

古語有之問御於馬問治於民蓋御之工拙惟馬知之吏之廉濁亦惟民知之故無俟它問賈誼之論大政亦曰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取其愛焉十百人愛之則十百人之吏也千萬人愛之千萬人之吏也虞考績周考成漢考課率用是道而漢猶有遺憾焉輒近世難言之矣夫吏親民而亦親於民輶軒使者入境而知淳澆察眉而知寬猛觀耕稼而知勤惰采

風謠而知勞逸庶幾名實相副上下不得相偷豈惟陟者安其位而黜者亦安其心矣今不問民將風聽諸臚語而已乎卽臚語猶兩可一爲愛憎之口所中失實遠矣夫人情何常之有同已則生愛異已則生憎愛者譽之憎者毀之吏脩其職不暇安得人人而同之而保其無纖芥乎叔見張公三仕楚而所居民戴所去民思在郢爲良令在下雉爲良牧並樹生祠尸祝之比佐武昌又六年兩臺使累薦其治行

天子且兩下璽書褒之公何負於民也乃踰六年不遷而考功氏大計置之調籍報至人盡駭之莫知其

解夫不奪其官而量移其地考功氏豈盡無意乎第
未親問諸民而以衆人遇國士耳通郡士民皇皇然
惟恐公掉頭納綬去泣者盈巷挽者塞塗匍匐兩臺
諸監司而乞留公者千餘人兩臺諸監司亦莫不泣
下議欲如河內借寇故事乃公之去志決矣夫民情
如此而朝命如彼薦者欲加諸膝譖者欲墜諸淵嗟
乎豈計吏獨非爲民乎昔者子思謂申祥曰公叔子
以人口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踈慢吾漢文帝召季布
無所受事罷去布因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
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此其旨大類

張公事而人情之不測尤有甚於此者予又聞歷陽
化湖賢智與愚闇同溺巫山縱火膏夏與蕭艾同焚
茲適然之數公所能順受也扁鵲天下之良醫也不
得與靈巫爭用鮑丘秦之德士也不得與趙高爭能
則儻然之遇公所能達觀也乃若樹木者疇以腴壤
灌以潔澤方冀其干雲霄也一人拔之遂無餘藥治
犧樽者鏤之歌劇曲成文章方冀其登几筵也一人
舉而毀之曾不若溝中之斷故天下之憐才者終不
能勝夫忌才者也豈亦公之所能盡平平亡論公諸
上官下民中僚友胥爲公有深慨矣公且行僚友將

出錢於郊使使問言於予予曰公蜀人蜀道之險公所習見而舟車所親歷者無異康莊矣今世路何如蜀道願公一以康莊視之舟不以失舵而棄川車不以折軸而棄陸展禽不以三黜易直道子文不以三已生愠色彼其予奪險夷我者非我有也而我所非人能予奪也非地能險夷也况公遺澤在民輿論在上官僚友內不愧心外不損譽歸而奉老親抱稚子樂也出而捧檄之官宣力樹勛伐亦樂也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予習公最久而知公負達節最高不作泣路書空態故得坐進此言以代分袂云

陶長公寓黃集序

陶長公懋中於予故未有交屬兩都人士有稱其富詞才而高視一世者予竊風慕之比量移黃州且三年始一通郵問則長公不待面而莫逆矣未幾長公偕友人王行甫來見訪握手飲北園盡一日夜別去予視其意氣激昂風稜峭直談藝則易牙之辨淄澠品才則造父之別駑駿予益心下之每歎其為風塵外物然知其不免於世也已從行甫得長公寓黃集讀之則自耿尚書周尚璽梅給舍周侍御以下諸名人業已章許而目注之或謂其振家學而操國器或

謂其高行能而兼博雅或謂其借形勝而發天才或謂其抒性靈而成仙籟各極瑰美而無一語浮其實固宜其膾炙人口而黼藻人目也乃行甫又屬予序豈予復能贊一辭哉蓋行甫嘗爲蘇長公編寓黃集予寔序之今長公以直道寓黃與蘇同而以詞才爲黃重亦與蘇同而其所不同者長公不作宋人語也序何辭且晚近士志在漢唐而由宋人蹊徑者不少豈盡其才不漢唐人若哉不得其門而入耳長公旣得其門而步趨之而舞蹈之駸駸躋堂皇則不獨以才勝譬則蒲且連鳥在百仞之上詹何驚魚在九淵之下庶幾應心應手而盡其技也乃其微則有形勝所不盡著竹帛所不盡宣者故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其不狃於準繩而可爲平直者則不言之術也叩宮而宮應彈篋而角動此同音者也至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則不傳之道也長公其進於此乎而視漢唐咫尺矣何論蘇序成長公以有所中且納綬去黃黃千萬人借留不得予聞之而有深慨焉予固知其不免也豈有風塵外物而能久處風塵者乎昔老萊子謂齒以剛折舌以柔完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耳長公之不免也其亦不

能爲舌之效乎

居夷漫草序

袁山黎君實氏故善說詩尋以詩起家三仕爲文學官最後乃得稍遷中都天長令徃在盱江嘗介一使走千餘里問詩於予蓋託之乎知音不待面也予感其意草一詩報之垂十年不相聞問矣頃又自天長命一使來請序其居夷草啓而視之則皆寓清平時諸作也清平故黔夷地自我高帝闢而造之爲承冠之國弦誦之鄉者二百餘年而猶稱居夷何其在先朝王伯安先生寓龍場嘗以何陋名軒若實豈亦有所感乎因憶予二十年前嘗

書視黔中學遍

歷所部諸山川名勝蓋有穆駿所不及周而漢節蜀師所不盡下者心竊自壯焉至欲吐一詞張之則其景未易敵且嘗三過清平與故人孫山甫王幼明把酒稱詩累日夜不倦至于今香爐金鳳諸峰色霏霏几案間未忘不圖君實武予舊遊而能以詩敵予所不敵起予哉蓋君實自少守家學有其父風又多大入長者之遊爲能抗志古昔兼通六藝詩多唐人近體而卽無一語不唐乃其思親懷舊述旅悲時類多翰寫性靈依俚倫理神情所會才美赴之庶幾有風

人之旨焉又不爲唐體所狃予又聞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予觀君實居夷而不陋夷所爲詩且與槃瓠之蘆笙并河之士鼓金齒之弦筑迭相響應而其鳴皆條卽清角如曠吹律如行無以易其悲樂之情予手而誦之黔山川又若驅而至前也謂君實不起予哉今君實由文學官而陟百里長去偏國而適通都其塗漸坦而其志漸舒采詩觀樂以待宣布中和有餘地矣其母一日忘居夷意哉

愛日編序

往徐子築愛日堂居其親予爲之記未幾徐子且祿仕爲天長文學官迎其親與俱卽養以三釜有喜心焉比母氏中棄獨徬徨奉其父還里中日益有懼心所爲送母事父具鮮有餘力已括所藏諸縉紳大夫詞人墨士爲其親壽者得詩文若干首哀爲一帙命之曰愛日編以示予嗟乎徐子之懼心深矣蓋其父廷祥氏少與予爲布衣交今行年七十有三故徐子知年不敢不愛日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是之謂乎且古之孝子愛日非能謁羲和而令安行也亦非能增度數而益漏刻也又非能如新垣平魯陽公

測候撝戈而便日再中也第欲充其欲報之情親有
餘日報益有餘力卽分陰寸晷不以三公易不以萬
鍾加焉何論日故曾子一夕五起老子七十自娛皆
愛日之心爲之乃其不待之懼難言哉予於徐子始
有深感矣或曰昔者王符之著潛夫也曾以愛日名
篇何居予曰王子之愛日爲民也君道也徐子之愛
日爲就也子道也均之欲其舒以長也異時徐子得
君受事而以爲親之心爲民其所爲愛日不已廣乎

興賢錄序

興賢錄何錄興士之賢且以脩興賢之典而使士益
興也徐先生其有造於興乎蓋先生初以各進士出
宰越之鄞邑鄞故人文奧區樞機鼎甲之區接羽造
迹於朝無不神明先生才而純美先生節者會以它
事正色忤郡守守銜之因得行譖而移先生入楚蓋
不知越人失之而楚人乃得之也未幾諸君之舉暴
著弊章而先生才節益顯其攝興事興士人又自有
天幸焉下車卽以治鄞之餘力解興大困者數事已
乃脩舉古循良之政問疾苦諮議急躬行田野勸農
力耕民由是益親之而逋者漸輸訟者漸自解去日
坐堂皇若無一事者先生曰何興民易德知是豈非

予卧治地乎而興諸士乃得從容曳裾操鉛槧日造先生問業先生益大喜因與諸生分日爲程談經課藝累數月不倦諸士遂多斐然成章者先生因錄其成章之尤者數輩而擊節賞之曰興多賢哉遂哀而傳之吳子曰興楚裔壤也何樂言多賢由先生不自賢而後見興多賢耳夫玉人剖璞得玉爲其能相璞也珠人披砂得珠爲其能相砂也豈其漫無所擇而槩以爲珠玉乎予意先生相士而得賢其有所試矣予因告諸士其益勉自進修毋負先生興賢意且諸士不聞里人之興頌先生而頌尸祝之者乎夫民且易德而士居其先必有以二鱣頌先生者先生自此升矣先生名庭綬字公綰豫章信州人

寇山人詩序

山人家龍平山北枕大江去予塵塵百里予雖久耳山人名未嘗一而蓋山人自少好遊託迹遍燕趙秦晉齊梁之墟所與交多賢豪節俠士而所爲筆海墨林則天下名山大瀆且載也奇氣壯懷鬱而爲詩類多豪宕磊落語每一篇出聲動侯王公卿而予友肖甫司馬助甫秉器兩中丞並推轂之山人用是名益重交益廣輒不勝自喜徃徃揮金躍馬從諸少年游

買醉邀歡歌呼踴躍蓋一時布衣之雄也越十年餘興盡而歸惟有奚囊詩草存耳山人其先故素封一旦垂橐而入縣罄而居又能晏然忘貧築二餘齋以自廣謂無祿有餘富無官有餘貴也坐卧齋中不廢吟詠而其社友張太守子龍暨饒汝順諸茂才時時裹飯齋酒脯造而寬之未幾王行甫以山人來而予固恨交山人晚也比見山人豐頰長髯風流慷慨儼然訝以爲富貴人二餘其有謂哉因與之飲酒談秬累日夜不倦已閱山人諸詩則風流慷慨如其人豪宕磊落如其游率自任其天真而神情符彩互發交映美矣美矣業心許爲贊一辭踰三年未就乃山人歸而精求之若有超悟取舊草焚其半而更定其半携以示予予誦之則鏗鏗有餘音也按之則穆穆有餘思也何山人竒進一至於斯不獨如其游如其人矣因醉之四十日而序其詩曰山人豈楚人哉夫侯王公卿下山人而山人不知榮天下名山大瀆奉山人而山人不加恭乃必窮而歸歸而取質不佞而後精求之豈予敢有所引山人自躍如耳且予聞之善學者用衆等之食雞必千蹠聚狐必千腋也山人取材諸名家善用衆矣而獨取質不佞將無善用寡乎

彼郢人之壘非匠石不斤匠石之斲非郢人不質蓋
所謂兩相取也予老矣山人勉哉

傳文一首

左司馬熊公傳

初予從公釋褐蓋遂同邸舍云公雖長予十七年曾
不予少相與評騭古今抗論天下事得失難易無不
在其股掌心竊壯之其後公三人計三過予都下道
故益欲最後公開南嶺外予適守高州親見公削平
大寇功成病卒行開嘗病革時猶手書數行與予訣
嗟乎茲所謂死生交也予既爲位哭公屬道遠不及

臨又數年始得從里中再上公冢竊有餘悲焉其伯
子熾始授予簡使作傳夫公非予傳而誰也按公姓
熊名桴字元乘別號鏡湖居士武昌人其先晉陽人
自和叔公徙武昌凡四傳至南海丞清卽公父南海
公居官居鄉並有遺德兩在皆俎豆之娶萬孺人生
三子而公其季兒時卽沈敏端重不習爲嬉遊會從
南海公之官其長吏一見而竒之已從經師受詩爲
文一出卽試爲諸生冠後嘗以廩讓其友李生邵生
尋以貢讓其師周生每居親喪毀瘠不勝禮至析產
多所推讓兩兄又多賑恤諸宗人蓋自未第而邑士

人誦慕之矣嘉靖癸卯舉於鄉庚戌舉進士除太倉
守太倉吳劇郡公身先勤約下令䟽重役節供億清
浮糧禁吏民不得爲奸興學勸能郡一切辨治壬子
夏六月島寇卒犯吳公始有憂色曰吳自此多事矣
蓋知吳以佳麗餌寇又晏安久人不知兵寇一再深
入吳卽不爲沼倖也乃預戒其丞史繕城厲兵爲保
障計尋奉軍府檄提兵吳淞江劉家河並用水陸師
大剽賊鋒走之明年春三月寇再入犯嘉定上海殺
裨將二人肆行剽劫公曰事急矣如待檄而行使賊
得先我非計遂自勒兵分二路翼擊之賊稍失利去

會大寇數十萬據寶山三吳震恐而州衛將士悉調
集軍府備非常徒以空城委公公憂之適操江蔡中
丞來視師民方藉以固志公因號召民間義勇實城
事未及集而盜數千薄城下矣公悉發城中壯丁守
陴身自冒矢石巡行樓櫓增飭諸械備是日雲日黯
慘蔡虞有它變謀逸出公以大義留之後見賊攻東
西南三關急蔡徑從北關夜馳去城中人無不自危
又其夜三關內外一時火起衆益洶洶疑賊已入城
至訛言中丞公且走吾屬何坐困爲公手劍厲聲叱
之曰中丞公出爲調大兵援汝何言走也有言走而

惑衆者僂以徇衆遂堅守累日夜不倦寇始解圍尋會諸將追擊之殺傷畧相當踰羊寇又至諸村落及旁邑之民來奔者且數萬公令開門悉納之城上用火具城下設榻伏竟破賊而完城如初後賊逸而蹂旁郡旁郡人謂公實遺之適蔡中丞坐太倉罷恨公因嗾其所善孫御史采旁郡人之言論罷公朝議不以爲然又吳父老爭赴闕爲公懇會軍府奏留䟽亦至得不罷然已不復視太倉事日與諸將治兵寇至則擐甲荷戈擁兵迎敵寇退則登名山臨勝水賦詩長飲慷慨歌呼未幾以功擢蘇郡丞尋擢河南按察僉事兵備蘇松會島寇繼至橫行江淮公會諸路兵日夜追擊每出奇計勝之東南軍氣由公日振又密贊軍府以計禽巨酋王直滅其黨軍府累上功狀上三賜白金文綺擢副使治兵如故無何蘇州民亂福山吳淞崇明兵亂公皆不動聲色平之後金山軍叛於松江挺刃逼部使者索餉部使者錯愕無出公第令開四門傳檄諸軍還衛轉餉且至矣諸軍解去公立遣党別駕部餉往比至諸軍又執党以叛兩臺使危之公乃單車馳金山諸軍業已釋党蒲伏道迎公公開誠諭以朝廷威法因得一二倡亂者鞭之

而衆復擁噪門外公正色曰諸軍得無有所苦而欲入自白狀乎其具以牒來衆畏署名遂自解公因密諭將吏夜捕首惡十餘人誅之旦日勝宥其餘遂不復叛蓋公居吳十二年凡再保危城五定內難身經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淞五城開楊林瓦浦虬江白茆四渠補塠海田賦二千二百有奇吳人恃公爲長城而旣在尸祝之不爲過矣時議公負文武才當趨撫吳會會東南解嚴而雲南適有土官素儀之亂又擢公參政往視之兩制府方調大兵俟公公至坐策之曰此猶分未定蠻夷自相攻耳何足以煩大兵因檄素儀冠帶之使攝諸夷如守吏遂不亡一矢亂自定比摧陝西憲使則孫御史業已在要路因從大計中公左遷山東參政時河塞徐沛間阻漕大司空朱公方建新河之議難其人問公且來喜曰得熊公吾不憂河矣遂以三河口屬公公力任之爲蓬居河上日夜率吏卒分水土爲二工獎勤者以激惰者吏卒日夜爭趨事不少休竟鑿沙石成渠而又築土堤壘石梁分導三河漕遂達大司空奏河渠書以公爲稱首隆慶改元入賀上卽位遷山東憲使已錄河功進秩二品

戊辰遷浙潘左使會廣東有曾一本之亂 朝議推
公拜僉都御史瑱撫之公聞命馳入竟一本方寇會
省急聞公先聲而解去公因上平寇四策請帑金五
萬為輜皆報可公遂先發千金分賑附省諸殘命布
令郡邑冬耐備其民毋務精悍刻深傷國害元氣以
時平徭省賦行保伍法使民自為衛敕諸將分造戰
艦百有六十 俾大舉區畫既定始遣將將步兵及
高惠諸洞賊斬首三千而師還擊一本於潮海三敗
之遁入閩公又奏改鴻雁洲安民鎮兩盜藪為二縣
使賊無所匿罷遣安南夷日且檄其國備竟上勿使

一本得南柵是檄樓船將軍會閩兵圍一本於馬耳
澳斬首虜三百有奇捷聞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一
本勢窮誘倭酋丘古所入寇惠州以勞我師時大兵
在潮公亟募勇敢士三千人自將入惠城以堅衆志
使使馳南贛求援屬材官周雲翔殺其主將以叛公
分兵守城旋大發火具夾攻雲翔雲翔敗投丘古所
公隨縱反間得雲翔誅之時南贛與他鎮會兵轉至
遂進擊丘古所斬首一千五百有奇其黨悉平捷聞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公見一本未滅然領海疆未已毅
然決策親督諸將進攻稍後輒懸賞法示之柵是將

士出海殊死戰遂克一本生禽之斬首虜二千有奇
焚溺可數萬顧捷書甫上而公勞瘁不支矣病數日
且劇猶自後微理兵食不一言及家事以己巳七月
廿四下世距其生正德丁卯年僅六十有四廣民所
在廟祀公初上聞大捷喜悅之進公副都御史比
訃至上惻然悼之下置書臣桴以死勤事忠矣其
贈兵部左侍郎錄廕一子入太學詔有司為起冢遣
守臣致牢祀焉嗟乎公不朽矣公內行甚修負才開
敏而有識畧為吏廉幹善相循然用法不畏強禦居
恒未嘗言兵而臨敵制變動中機宜雖武侯汾陽不
能過又馭將假體貌卒能得其死力知人器使有拔
自千夫長而推轂為大將者至持重好謀臨大難不
驚居大功不伐巖然古社稷臣也配陳孺人有梱德
生二子熾燠俱以廩入太學而熾尤孝謹博學善屬
文孫十人履初太學生為邑諸生者六人公之澤其
未艾乎

唐書

卷之九終

觀甄洞續葉文部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甌甌洞續纂文部卷之十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傳七首

涪陵處士張公傳

涪陵張叔見氏守興國三年以最聞 朝廷累加恩
其父母及妻叔見爛然退而思曰仕小子奉職何狀
乃得微福賜爵且兩世其自先德茂爾因述其曾王
父廷璽公諸高義謁予紀而傳之按處士名璽字廷
璽其先蓋南昌世家元末有祖壽輔仕蜀阻兵不能

東遂家涪陵之五龍鎮傳生漢霖嘗以五千金助

高皇帝軍與詔旌其門而其孫鑒博學惇內行嘗手纂譜牒修復古鄉校禮郡人士至今稱之鑒生九世卽處士父以耆德屢延爲鄉賓娶包孺人生二子長瑾次卽處士處士藉先世累資屬其兄以奢廢處士勿問也而猶父事兄不少懈鄉先達尚書劉公岳及嘗歎其友愛而贈之詩處士性又好義樂施于趨人之急甚其私諸宗人饑者粟之曠者室之暴者衾紉之曾不愛餘力嘗出直收其鄰何氏田已聞其婦姑相抱泣也惻然折券還之聖人給事中劉公岳以劾逆

瑾忤旨罰餉米二千石輸邊處士閱其以忠受禍首捐百石助之而諸好義者聞而爭赴焉劉遂得生還後瑾敗復起爲江西副使從子昕嘗闖費官錢三百金郡逮治之杖且死處士走訴郡公昕無知犯法死則死矣奈吾伯氏不臘何願入田產七白金償官贖所罪從之已昕出泣謝處士微叔氏吾爲獄鬼矣昕不報叔氏有如此日處士曰但得汝生幸矣豈望報乎以故處士晚年益貧困乃其妻何孺人則善慰之盡解其簪珥衣襦易菽粟爲朝夕計屬其子孔時孔暉相繼蚤卒獨孔時遺一婦馮箠箠抱二孤孀居節

甚苦然處士益安義命卽家無宿儲亦不失其故志
馮嘗歸視其母母病且死挈囊金數斤私馮曰用資
汝孀母令諸婦知也馮歸以聞於處士處士立命還
其父曰豈有世家子而食人私金哉徐撫其孫之頂
示馮此亦千金子也後病卒行年六十有四二孤孫
長怡配羅氏次慎贈奉直大夫配夏氏封宜人曾孫
七人仕可卽叔見以鄉舉知興國州娶湯氏贈宜人
繼石氏封宜人際可勉可求可並業儒未成獻可行
可立可並庠生贊曰處士信高義哉太史公有言天
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利之於人亦
大矣方處士富盛時輕財樂施恤內振外大者解青
臣之危而脫兄子於獄猶曰舉先世之餘散之滄恐
弗盡乃旣貧困無聊而志操益厲雖數十金不苟取
則又何所爲哉昔端木叔棄累千金之家散之一國
及病不能藥死不能瘞而受施者相與及其子孫之
財嗟乎此千古高世之行也予在處士再見之顧端
木見德於受施人之助也而處士之子孫則竟以儒
術自顯儋爵分祿爲縣官用天助之也天之所就孰
與及財者多乎

王孺人傳

孺人郭趙州妻姓王氏父曰遇春世居武昌郡之東門嘉靖甲申母郭夢文烏翔其室以九月九日生孺人孺人生而娟秀蚤慧王公竒之每為陳說古今興亡及賢人列女諸名跡孺人輒心悟而通書記王公益大竒之謂難其匹會趙州公諸生時失其故耦將委禽或曰郭生貧而負俗獨奈何予女王公曰人固有魁傑如郭生而長貧賤者乎卒予孺人孺人既歸趙州公卽布衣操作修婦職口不言貧君姑悅之謂得婦族富人嘗味爽遣女奴之趙州所覘新婦何為則孺人業已結束上堂起居君姑供盥饋竊歎曰此必興郭氏而吾諸婦坐敗耳趙州公有兩弟並不治生而習遊冶公恚之將析以資斧使自殖孺人母姑徐徐善導之不然見謂新婦不長者今若兄弟不相容也後兩弟果出不遜語孺人但引繡塞耳若不聞卒厚遇兩弟久之兩弟皆愧悔稱丘嫂賢而宗黨內外賢孺人者一口矣每趙州公讀書至丙夜孺人常合燭執女紅佐之不倦至飭家政雖織畝必親若脯醢菹蒲絲組麻縷以及衣襦履絢之屬罔不先期而具以故趙州公得一切勿問而專精綴學成儒名已酉舉明經已試為杞博士為舒城令稍遷趙州牧孺

人皆從之官每謂公性峭急不能忍事恐難爲下時
時諷以佩帶之義公亦降顏聽之稱益友會其丞不
職以私求蔽於公公弗許乃伺公入計使其妻修棗
桌之贅見孺人寘幣焉孺人受棗桌而反其幣曰幣
非婦贅且恐汚長吏名也其人慚退不復敢吐一辭
比自趙歸爲兩兒娶婦每晨起呼兒下帷治公車業
旋勅兩婦率衆指勤動理家夜分猶秉膏火針刺紡
績汲汲如微時趙州公勸之休不休曰吾不欲誨子
婦惰也不見某家婦逸樂終歲坐糜其先人之產而
終不自給乎年四十以後性更好佛喜施旦齋沐誦

經日盱乃已見人貧有急輒不吝分橐裝濟之
言親鄰待孺人而衣食婚嫁者數十家歲大疫諸扶
携造孺人乞棺者無不立應蓋人人誦陰德云居恒
不言人過聞人蒙難卽變形於色爲之不食俟其平
乃復竊喜曰人孰無不幸哉已見二子經術成累試
得僑曰兒勉之彼朱門華轂而子孫多不振者善未
積也吾雖老猶及見若曹高吾里門矣萬曆壬午仲
子舉於鄉明年癸未登進士推擇爲翰林院吉士里
中人曰茲郭氏積德之報乎其冬十月孺人寢疾忽
謂其伯子曰吾其歸乎何神不吾守而嬰兒出也十

三日遂卒年僅六十趙州公名懋字子德伯子正位
府學生娶詹氏仲子正域卽翰林吉士娶張氏季子
正夏亦府學生蚤卒一女適郡將軍華峰三女孫並
幼嗟乎孺人之必興郭也知言哉夫女貴貞好不惟
其才而兼之蓋難矣予觀孺人高識美志行仁而好
施佐趙州公在微而又篤有是子使郭之二世並用
儒術顯名卽古所稱樂羊子妻公甫文伯母何以過
乎予與趙州公通家而重以吉士之請故得論次其
大者俟史氏采焉

勅封劉孺人傳

人爲劉大夫妻而伯子某也其項伯子斬然被
某經涉江叩予予睹其容稱其服食之對食則一飯
一蔬以徃七箸不復加矣已避席泣數行下跽授予
狀曰茲先孺人遺行也不孝缺業不能身代先孺人
而充不忍其埋滅無聞於世願先生不靳一言華袞
之嗟乎孝哉伯子母德其益徵乎作劉孺人傳傳曰
孺人廣濟李氏女其大父淑嘗仕爲商水丞父萬善
隱於耕母劉以嘉靖癸巳生孺人甫八九歲父母相
繼下世孺人斃斃與一幼第相弔於室備嘗艱苦聲
不外聞久之徵仕公爲大夫卜相得孺人曰此真吾

兒耦也時大夫方困諸生食指不自給孺人日操勤儉佐之內事徵仕公彭太孺人曲極孝謹外供賓客每不吝解簪珥為具至自奉不厭麤糲脫有弗繼雖縣甑峩腹不言饑也視減獲多所寬假而督誨三子則又巖峻不以姑息為愛屬其弟病羸且不起孺人手調七藥進之因呼天而號曰李氏之不斬一綫耳天乎忍復降割乎弟病旋愈人以為孺人孝感云辛酉大夫舉仁鄉第二人尋遭太孺人喪孺人相之哀禮並至隆慶辛未大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孺人從之京會今上單恩賜爵乃得奉 璽書封大夫父

為徵仕郎毋妻並孺人也孺人既貴猶以布衣蔬食為常而猶躬自漚麻辟繻無暇日或諷之貴家何自苦乃爾孺人曰非若所知念吾姑已不待養且不欲忘貧賤為諸婦倡耳已大天擢監察御史被命巡行畿輔與河南山東諸路屯馬所至風厲百官蘇息萬戶中外肅然敬憚之會同官傅劉二君相繼彈政府下吏議大夫慨然抗章救之章留不下蒲伏待罪者數日邸中兒女子錯愕慮有不測皆吞聲哭獨孺人不為動徐諭之曰臣從君猶婦從夫汝父直言供御史職耳違恤其它即生死呼吸無復可悔何以哭為

聞者往之幸 上意竟不罪大夫再命之按蜀乃政
府心疾大夫甚遂不待其報命遷山東按察僉事蓋
外之也之山東未幾又遭徵仕公喪還與孺人襄事
一無遺憾蓋孺人故多乳子女有寒疾比更二喪過
慟孱然骨立矣曩徵仕公善爲其子卜相固宜身食
其報如是哉萬曆丙戌大夫復起山西如前官無何
孺人舊疾舉益痼遂以其冬卒晉邸中時伯子卧疾
於家仲子秉鉞遊太學叔子秉鈺讀書匡廬皆不逮
與孺人訣獨庶子秉鈺在侍孺人摩其頂而終焉蓋
孺雖產異母而孺人子之甚恩故鈺亦母孺人不復
知其所自產也卒年五十 有 四 晉 諸 王 侯 鄉 士 莫 不
賢孺人而奉大夫失良友乎相割割而伯子則
有臯魚之痛不可解顧伯子業已博識工古文辭而
與諸弟並負用世器所爲不死孺人有餘地也何憾
哉大夫名天衢字一登今推陝西叅議位望隆隆起
矣

新野王妃邢氏傳

邢妃爲南陽衛指揮邢山女生而脩備類丈夫乃其
性獨柔婉貞順執牀下禮甚恭年十六奉 詔封爲
新野恭簡王繼妃初王元妃李賢而蚤世妃悉遵其

遺矩脩壺內之儀謹事大母莊而撫元妃所生宣懿
 王保愛益至莊大母賢之謂新婦不獨能其家即國
 祚賴之矣是時王邸第未治又為先王治寢園羊山
 工鉅而訾不贍王以為憂妃請為王計歲入王祿可
 千餘金而奉邑所上厨校又千餘金皆君賜也第
 無闌費移以治第治園庶幾不病民且彰君賜不
 亦可乎若邸中一切經用請得躬執勤儉無使一八
 有浮食而以餘粟餘布佐之蓋三四年兩鉅工告成
 國人賀王而王歸功妃妃曾無德色也已念王早承
 家廟禮多劊而未備請下王臣之知禮者議議如禮

遂著為令而世守之妃既有子鎮國彌鉞與宣懿年
 相次而才過之妃每抑鎮國不使與宣懿抗會宣懿
 病不任應對起拜王將以偏聚衣之妃從中力贊竟
 以宣懿請封王後宮多姬姬且多舉子有王姬者美
 而有寵於王陰行妒將不利於諸姬子妃輒傾身陰
 翼之皆得免王姬恚恨因時時語侵妃妃恐傷王意
 不與之校無何王寢疾妃呼天請代不可竟薨妃哭
 之累絕誓以死殉唐憲王匍匐往慰之乃強起宗老
 或謂王姬負寵當殉王使內使曳姬姬窘求救於妃
 妃憐而釋之曰若不足為王蓐螻蟻也仁人之言哉

後宣懿王嗣位往往稱疾廢朝會禮憲王意在鎮國以爲言妃聞之持嫡庶之義力爭於王前事遂寢妃自服莊大母以下諸喪哀禮備至最後宣懿與鎮國夫婦皆不祿妃又撫宣懿之子榮僖王宇滄及鎮國之子輔國宇浹篤愛並如所生暨榮僖以冢孫嗣王稍稍倍妃而行不遜每執妃侍人而扑之事聞

唐成王將絕以宗正法妃陽驚曰無是也得無告者過乎王益心儀妃長者間迎入宮與其妃用家人禮稱伯母進食上壽徐救女奴數十人舉音樂前導妃宴遊別苑甚驩且授內史彤管紀述妃大節懿行將

疏聞於朝旌異之妃謝曰未亡人受知賢王幸矣何足以塵天子覽乎蓋妃秉家政邸中歷恭簡宣懿榮僖凡三王諸內帑外舍多妃所經營而增拓者逮其子孫若鎮國輔國出邸第令守常祿曾不以尺帛十粟私益之曰未亡人爲先王冢婦不得以私病公也年七十八以病薨成王率群臣臨其喪旋祔恭簡王墓藏焉輔國瞽而能文口授其子奉國宙松具爲狀而奉國之子頌勳孫器封相繼工辭翰而與予神交因走使遠來屬爲邢妃傳予讀太史公外戚世家而知自古享國多外戚之助非獨三代之興爲

然也然猶以爲難言之若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
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乃邢妃節行純備爲能相王
業風人倫而猶保其胤嗣世世揚休美庶幾於君臣
父子之間無一遺憾塗山姜原而下誰其儔乎

中憲大夫劉公傳

劉公名賓字

世爲山西沁水人今大方伯子明

父也少業儒弗就稍稍習文法試爲邑史比見其曹
耦甲疵穢趨菱屐咋舌邑令前惟恐一有所弗當心
竊耻之曰壯夫不爲也因入貲取其冠服退而家居
者二十年不入公府一意與牛恭人力農桑織畝自

給間操餘貲賈行江淮開市繒易金屬估者誤握算
多與之數十金公心知其誤也立召其人還之或嘲
公賈之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祭惟恐失利今不藉機
智而利且倍取之何傷而乃與人若棄爲是迂也公
笑曰吾視取非其有爲不利非若所知已歸而督誨
子明治儒業且成大喜曰幸哉有子何以家爲因謁
選以文亡官補郊司權居郊未一月聞子明首舉三
晉輒囂然棄官去曰小臣不必以身用矣未幾子明
舉進士奉 詔入史館日簪筆侍 朝無間請急歸
省公而獨南嚮念公不置踰歲乃得遣使迎公如京

邱子明喜動顏色爲奉几杖進衣上食公愀然不樂
曰享取其適而重綵舞豆非老人適也小子聽之時
與子明同館者二十八人聞公至皆結駟具羔鴈儼
然造之見公恂恂長者又美髯豐頰多福壽徵莫不
舉手爲子明賀迨公還沁又相率有贈言都人士榮
之而公獨逡巡不敢當會子明由諫官外調公無惶
色曰兄弟直道事人內外奚擇焉後稍遷民部員外
公是以有承德郎之封未幾歷浙江按察副使公是
以又有中憲大夫之封 璽書自天鐵豸金緋焜耀
閭里蓋殊遇也客以賀公公無德色曰以小臣被

再命不知兒所爲報矣因時時移書試子明其益精
白乃心乘時樹勛伐用荅 主上寵靈萬分一毋以
老人爲念以故子明歎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名實
純美赫赫稱王佐才蓋得之義方者厚也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公其有焉公旣貴而有家一無所改其初
節居恒忍嗜欲薄飲食與布衣士同風出入一欵段
馬兩蒼頭從之邑令強之輿弗輿歲計所入董董克
食指共賓祭稍餘數十金卽以市粟待之外庾以待
里人之貧者月斂則平賈糶之歲斂則計口調之從
子東啓少孤公子而教之遂成邑名士東鄰子困急

以其所居室售公公與之直矣而又閔然念其父老不忍使遽遷俟數歲其父以天年終乃爲其子購別室居之公之爲長者類是豈一有所緣飾乎吳子曰茲所爲積善也夫積非有爲而爲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累行自少至老不衰若所稱史不屑抱牘賈不屑殖利仕能行其意以自免老有封爵而能自貶損以行仁義此何所爲而爲之公叔子之言曰順臧纓者成帷幕合升斗者成倉廩并小流者成江海劉之餘慶不艾其自公身卜之矣予觀忠伯相君子其恬元甫宗伯予其齋知言哉夫恬知止足而留以固根柢兩者庶幾合道而稱積而子明又足以承之不日百世之利在樹德乎公今年七十有七體力腴健不異壯盛時牛恭人則倍公七年矣子二長東星卽子明方伯次東銘孫四用相用康用儉用儻並受經術足以世其家而予爲傳其大者如此

韓公傳

韓公下世且四年其伯子晉勲業已營葬事乞穆考功志其幽石少保表其隧不朽矣顧其孝思未已又以傳屬予予爲之傳曰公名廷相字良弼別號兩峰其先潞州長子人永樂中通用公徙居長垣史友諒

屯凡六傳生公大父釗弘治初割垣之東隅為東明縣故又為東明人釗生公父璋娶谷孺人生公及仲廷臣季廷佐公甫十歲遭父喪而二弟尚在襁褓族子利其產將構難卵殞之公抗志不為動久之身為家督無暇卒業儒稍稍習法家言試為功曹已入貲為省祭官非其好也上承孀母下撫幼弟備歷艱苦用能復振其家叔母胡蚤寡無子公母事之卒厚葬之始終無遺憾訓育二弟並有所成立至廢著諸便利田宅惟弟所欲分給之一無所私以故二弟並饒於貲輸粟縣官仲為太學生季受省祭冠帶皆公力也已省祭君暴卒公傷之而字其孤歐無異已出里人稱公長者二口矣初娶楊孺人生晉勳甫八歲而楊卒繼娶賈孺人撫晉勳未數歲而賈又卒公見晉勳時時哭兩母過哀益憐愛之顧其望之太厚而督誨每過巖偶見其出而與群兒嬉也怒捕之誤撮其項髮髮絕血流谷孺人走抱晉勳泣讓公公雖內悔而猶正色曰是兒豈足姑息即使之捫痛知警亦誠子之道也自是晉勳感悟專志力學不復為兒戲谷孺人老而以節終公父子執喪如禮事聞有司有司旌其間公故與少保考功二先生為布衣交二先生

嘗過飲公見晉勲岐嶷大奇之公乃令晉勲就學邑中師事二先生二先生為彙括之經術日益精進未幾補邑博士弟子隆慶庚午舉於鄉鄉書至公走謝二先生二先生又曰晉勲千里駒此特其初駕耳請更待之越萬曆丙戌晉勲舉進士公大喜益歎二先生知人隨策一蹇視晉勲在邸未數日從問道歸不使人知暨晉勲除德安司理迎養公公見晉勲日坐訟堂召罪人對簿判秉辟決死生公惻然誠之曰兒為刑官關民命至重古有斷獄流涕務從輕比者蓋其慎也兒盍加慎焉厚汝德昌汝來裔晉勲故豈第士聞公言益謹出而求情入而報命行之三月郡獄平公喜曰兒庶幾有仁風哉吾將歸而為汝高里門矣比歸屬吏有以文筆織葛遺公者公力謝不受曰田舍翁無所用此遂垂橐入里中里人高之謂公能以無欲助子廉也公居恒善治生理家不辭織蓄後家起子且貴公愈折節下人不設城府人益樂親之里有兄弟相構累歲不決者聞公孝友輒退而自慙惟恐公見公性又好施徃徃急人之困而不自德歲饑出粟貸其鄉鄰所全活甚衆見道殣則藁埋而掩之公生平質行類此人猶異其享大耋膺重封為快

也乃歸自德安年纔五十有六遂病卒天道謂何墓
在宅之某方兩孺人拊子卽晉勲名魏初晉勲奔喪
哀號累絕已除服起家補武昌司理其理武昌猶奉
公遺誠獄無大小稱平至其自愛爾然一介不取則
神明可質茲真韓公子哉吳某曰嗟乎韓公善樹德
乃爾其有子如晉勲殆天祚之而食報不必以旦夕
計昔于公以不寃與其後楊伯起以清白遺其子孫
司理君兼有焉而公實貽之矣餘詳考功志不具述

張毋龍孺人傳

孺人蚤世且九年其孤如岳始介友人賴茂永來乞
予作傳茂永又具述其家世貴盛與孺人節行甚都
予卽有作庶幾無浮譽乎傳曰孺人姓龍氏泰和人
後巖先生女也先生起家鄉舉仕爲行唐令其二子
並以文學補官晚舉孺人先生愛其始秀勸之甚珍
因命名曰九玉暨孺人脫襁褓日閑內訓端容止精
習諸女紅蚤夜不懈先生亟摩其頂曰此吾家丈夫
女萬難爲倩耳已擇倩得張司城子煥大喜以爲嘉
耦蓋張故萬安右族司城君又個儻好讀書故得當
先生而厚送孺人歸歸時年才十四髮尚不勝筭業
已能佐二尊人庀家相司城君力學內潔蒸嘗外共

賓客曾不俟告戒立辨焉後司城君卒業太學授某城兵馬司兵馬稱京朝官然其性任俠好與四方賢豪結歡不屑視生產孺人拮据操作力贖之卽浮費日繁而故貲不少損亦不少拂司城君意司城君曰子真丈夫女哉越隆慶癸酉司城君捐館舍是時如岳甫齡二尊人耄矣孺人號號然忍死骨立抱孤事二尊人備極孝謹自矢終身無異志有窺其尚少而微諷之者孺人輒唾其面拒之曰尔猶人貌乃欲禽獸我乎自是宗黨內外無不視孺人冰玉者未幾二尊人相繼病且卒孺人視藥視含以及襄大事一秉於禮觀者益賢之會有睥睨其家將造燬以嘗孺人者孺人正色厲聲斥之曰三靈在天六尺之孤在戶未亡人可死而不可暴若拚奚為於是睥睨者宛舌寢謀而孺人有家如故然孺人雖有家而性好儉素衣不厭澣食不厭䟽卽漚麻漂絮一切織造細務類多身親爲之至在篤宗親振鄰里貧乏則又一無所靳其視如岳孤雖塵塵如一綫而歲時督誨每過於嚴未嘗以姑息爲愛卽誦習之暇一有嬉游輒召而夏楚之且泣且誠曰兒忘人欲奪汝母將危汝身而利汝家乎是何可一日不自振也卽不自振而家聲

有所失墜未亡人異日何以見三靈地下乎暨如岳受室經術且垂成孺人猶督誨之如初以故如岳益抗志於學而懷經世遠圖未敢一日違母輕出求自試無何孺人病不起其在彌留時神氣猶爽然瞻視不亂第抱如岳臂泣叙祖父締造之艱與孺居嗣守之苦屬如岳勉承之目遂瞑時萬曆甲申五月某日如岳哀毀終喪始得試備補邑學諸生尋應明經舉待用有地固孺人督誨力也嗟乎孺人以弱齡爲張家婦二十七而孺居三十八而化去計其事司城君之日少而爲張氏積功遺慶獨多大者矢心從一不踐二庭且身代司城君事其親而義方其子節孝何廩廩也而又能肅內政彌外侮保有故家以遺其後卽享年無幾而今名常在宇宙其貞姜旅姬之傳乎是荷可使泯泯無傳也

記二首

煙光樓記

欽之侯公初以按察僉事提兵駐斬坐扼三楚東戶所爲保障計甚備不具述公每出江上視水師有暇輒就行營甌脫間延禮二三鄉大夫談名理諮故實坐必移晷而後休已公謂甌脫庫庫非所以居長者

將謀構一講堂易之會聞湖北之命行不果後二
年公自湖北移鎮襄陽且三年遭太夫人喪扶櫬東
下舟過蘄則蘄父老遮道泣送公公亦泫然泣下蓋
卽公故所視師處也公徐起步過行營愴然興嗟顧
謂二三大夫不佞不習爲吏三仕楚矣乃所至楚人
不求多而反見德豈非諸大夫躬厚道風之雖然不
佞豈能一日忘楚且負諸大夫也請得用予初志構
講堂於斯紀一時之遇以期再晤可復許乎二三大
夫曰善於時梁生之文以地一區獻姚生賓明願肩
其後公喜出橐中金若干授姚生以去時萬曆癸未
冬日越明年甲甲夏四月姚生與梁生之大父佳約
相與經營之偶得鉅材遂鳩工創爲樓三楹是秋七
月樓成二三大夫登焉則地勢爽瑤結構宏麗且負
郭抱山襟江帶湖憑牖四望西際樊口東薄匡廬水
氣氤氳巖霏縹緲數百里奇勝攬在眉睫二三大夫
栩栩然歎曰樓壯哉微公其誰當之客有謂吾屬因
公建樓登樓思公盍各爲公樓乎夫楚之爲樓其最
顯者武昌度公巴丘燕公營道萊公襄陽仲宣皆志
其人與樓俱永其義亦猶是也姚生曰美矣非公意
也夫公蓋欲與諸大夫共也者且與諸父老共也者

公不自有其德而寧有其樓乎今公雖去楚乃楚人
席公餘芘居按堵而卧帖席日所睹見數百里煙光
出沒山水間皆幻也而吾屬與公時聚時散亦幻也
夫宇宙之內惟幻乃真惟真乃無盡而世之所指以
為真者又未必非妄也妄必有盡時矣茲欲以無盡
思公其煙光乎維時日已薄莫客有誦王子安所著
煙光凝而暮山紫者二三大夫躍然喜曰善遂名煙
光樓且以廣公意云姚生因具狀涉江來請予記予
知姚生嘗受學顧先生多聞而好行義遂為之記若
此

遊白雀洞記

洞在富口東大嶺之絕嶠故無名頃歲有彈雀者過
其處見白雀彈之逋入石罅間不可得因扶荆莽求
焉則涇涇一洞也遂亦不敢深入出以語富口人富
口人始有一二好事者從之遊呼為白雀洞云友人
莊則勸時時謂予曰其奇予雖病憊乃有景在域中
勃勃神往矣會挈舟送所知出江泊百箭港則勸迎
謂予曰白雀洞微子不名茲來豈山靈意乎其明口
則勸借其弟則可則大與其門人程子良瞿伯明各
以壺榼趣予予乃自港登陸窮富口水郭越玄帝廟

遵江于東行見江帆與予巾車爭馳野興益適可三
里度軍山之陰經吳將甘寧墓又二里許境漸僻徑
漸崿崎旋躋一曲磴諸客稍稱疲頽息焉且息且飲
移時而後起凡數折得小嶺跨其脊以望大嶺尚百
仞餘皆童山第多美石盤紆礪砢秀色參天意所謂
洞當在石際也從脩隴陂陁而上二里許得洞門業
已有樵人束火爲前導門以內左徑右潭徑又幾不
容履俯身而下得平土可受十五六人潭故與江爲
消長杳渺莫知其深乃其旁石磷磷起周遭連蜷狀
若欄楯蓋天造也已從寒火又入一竅如曲房雖稍
湫隘而四壁皆文石玉質星彩爛然挾火光射人顧
見壁間綴巢石乳淋漓其中叩之樵人曰白蝙蝠巢
也嘗考蝙蝠食石乳千年毛羽盡自信矣信矣鄉彈
雀者所見白雀得無卽蝙蝠乎彼千年靈異物豈彈
射所得加也徒爲吾黨除道耳已就外洞取隙光與
諸客席地飲十數行扶藎而密登洞前危峰振衣四
顧長江外繞重湖內漚風瀾雪浪浸滌兩腋而盤塘
富口萬井相望厖厖如積蘇回睇大坡石樓鍾戒冊
竈隱約烟霏中不可辨而獨吳伍負故壘唐李煜殘
堞魏鍾繇洗墨池與下雉南城諸遺墟並接襟袵可

指而弔焉乃若西招樊山東揖廬阜上下數百里烟
光吞吐紛紛排排使人應接不暇茲大嶺之擅奇也
豈盡於一洞哉於是諸客乘興各踞一石鼓飲痛醉
吾兒無忌挾其友陳生後至則携來酒汁且盡矣少
選反照在山千巖競麗予且頹唐而歸比至山麓遇
友人莊則久携酒勞予田家頗不勝杯酌乃後至兩
生則一噉而罄其餅矣時萬曆丙戌十月晦日

丹山別業記

海陽邑南三十里有丹山聳臨谿上福源水出焉谿
上故多素封世家而程爲最鉅程季子汝正又予少
時布衣交頃築圃舍旁頗擅丹山之勝何侍御少愚
名之曰丹山別業季子常約予爲別業游不果因請
予記予謂生平酷嗜佳山水然不能踰度而意繪之
姑有待焉越五年書來大有舐望始據狀爲之記曰
別業蓋跨源水而扉循石梁入扉數武則割源爲池
池瀟瀟受烟月又飛一橋水面若虹飲橋脊負一亭
曰濠上亭意其處可任公子釣也舍橋而北爲覽輝

堂堂植雙桂抗檐起勢欲參天堂左右爲招隱儲芳
二齋沿砌雜植名卉與池藻相輝映從右徑入羣玉
山山蓋壘太湖英山諸異石成矗立方池中巋然瞿
塘灑瀕雖象馬不足名耳山半得清冷亭有泉粼粼
落方池作鳴玉聲稍折而下入蕺陽洞洞不甚邃而
石脂吐四壁英英可餐尋從一竅蛇行出洞又得漁
磯一躡磯而上則平臺由平臺稍却則倚雲亭亭臺
之間巖壑窅窳竹樹葱菁無復人間境矣亭背闢一
關曰壺闕達如在堂堂奉玄帝居也其左徑則栝栢
數十章交蔭僻甚蔽虧日月雖盛夏不暑窮巷而小
嶺出嶺多紅梅每歲梅先春而華因名絳雪嶺嶺
長松偃蓋下覆白石几以待手譚凡再折入雲岫窺
水簾洞飛泉散沫聯如貫珠響如曳珮令人心目倍
清洞前巨石怒起筋骨盡露作猛士當關狀由洞後
捫壁側足而登出藜蘿外則又平行可縱步因繚以
石垣而建八風榭其上倚榭騁目則黃山白岳諸峯
隱隱肩睫矣邑令南海陳君爲榜其榭曰丹山積翠
蓋茲山最高處由北巷而南穿一竇得齒茵軒軒半
架池上池蓮可千頭花時亡異坐錦雲中不觴而醉
又垣外多垂柳清陰入軒返照鳴蟬佐之令人忘倦

其兄辰州君汝揚常飲而樂此因題曰新皎清芳又折而左依槿籬行籬以內皆蔬畦籬盡歷木香棚籬蔽架南涉湘筠坡坡下積潦成陂而芟荇菱芡雜茂其中而陂之東涯桐陰匝地忽五石如飛來借名五老峯峯下時諸品菊而閣其上曰穩宜閣迤邐而南上華陽岡入栗里皆披榛莽行而朱實累累高樹間能解人道暍最後陟舒籟臺臺甃甃出樹杪俯視風榭又隕然矣下臺經白茆亭東入蒼荀庵庵中頂禮觀音大士而以蒼荀花爲清供北望如在堂金碧相射茲別業之大槩云季子每謂是役非敢自爲樂初以奉家大人歡而與四方賓客共且徼玄帝大士之靈毋令人以我爲泰也吳子曰予據狀爲記託之手卧游會不能僂數其勝卽異日躡屣從季子游奈應接不暇何夫季子方挾高背賈行吳楚間家嚴殷起乃其志不在什一之利而在山水之大觀此必有闕闕乎塵埃外者予按丹山郡志所不載而水經所載丹穴之山又在異域非是或曰以山多赭石名或曰容成子浮丘公嘗於天都合丹豈季子亦欲有所託而游於無何有哉

詹垂汧系利

卷之十

終

龍洞續葉文部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甌甌洞續藁文部卷之十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記七首

脩然亭記

陳玉叔之為草堂蓋在占玉沙城中背郭而俯濠館閣森峙卉石錯陳當沔一面之奇業已自為記而其客侈傳之矣已又築一亭其前屬予名之曰脩然玉叔大喜因使其客問記予謂客知所為脩然乎夫脩文羽也脩然則飛揚自得之謂予非脩然其亭以

其亭亭者翛然耳且亭外境也所得與館閣卉石俱
者也而亭亭者藉境以寄意意有所會館閣卉石皆
能無翼而飛至其中所得則不在亭而在亭亭者
也君子無入不自得玉叔其庶幾乎玉叔文章家而
尤習事要通國體敏歷中外駸駸負台鼎之望貴矣
乃其出疆而視官寄也過里而視亭亦寄也彼其中
之所自得殆亦有無翼而飛者歟進之則假道於天
游託宿於重闈境與意會意與境忘若莊氏所稱翛
然往翛然來不以人助天由吾身以及寰宇間所具
無一非寄也而亭又何名哉客曰善詩不云乎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蓋不獨名亭矣因錄以爲記

藻塘記

戊子新春八日之夕夢爲故人曾尚書作此記覺而
憶之無多闕漏卽辭不雅醇而其景甚奇事甚怪故
不暇改竄書而存之將寄尚書一笑焉

塘在竟陵城西北故爲民間種魚處曾仲子買之築
爲園越歲藻叢生焉因名藻塘屬其伯子以三罷尚
書歸日載酒奉其父藩伯公往率諸孫前引觴爲壽
樂焉塘非獨仲有也已郢中諸大夫暨諸懿親門下
士日亦載酒奉伯子往更相爲壽無虛日樂焉塘又

非曾氏有也比予過郢則伯子業已携具塘上俟予予至飲未卒爵起視水藻鮮麗如濯錦然時一二蒼頭從藻次捕魚致驚群魚瞥起頰首莘尾縮項細鱗類不可名狀有游而成文者有戲而吹浪者有趨而避餌者有奮而角立者有飛而狎罔罟者有失水而相煦沫者漁人盡棄其具撫掌大咲予與伯子亦輒然咲嚙嘻樂哉漁人豈詹何任公予與伯子豈莊惠哉此雖塘不得自有也何有於人予聞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今樂藻乎樂其在藻者乎無亦樂其藻之所自茂魚之所自肥乎帝力何有於我矣伯子因以記見屬遂書所見記之

嘉定張氏積善堂記

堂在東海濱朔白前朝為嘉定張氏世業故未有名而以積善名則自君瑜公始也君瑜公為伯常使君高大父伯常起家來守我興國三年政成且被

恩詔爵及其父母乃憮然思述祖德以范後來因造予請記且曰大父命也予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教也顧積之為言本其從來久遠非一朝一夕之故難言哉語亦有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夫樹穀者利其實樹木者利其材乃若

樹德則蔭及昆裔澤流無窮非止為身世圖矣予於張氏竊有深感焉按張之先為大梁人隨宋南渡居今邑之中槎里由始祖世英公歷傳五世皆能以善自植而名不出其鄉至君瑜公始以孝行著聞為布司所旌異而從子昂尋亦舉景泰中鄉進士教授信州張氏家祚於是殷殷起矣君瑜公乃得割庾廩飭故堂而一新之勝以今名顧堂雖巋然田廬間木無丹漆垣無巧藻澹然示子孫以朴其為貽謀豈非一日而百年乎後子和公亦復顧名思義敦內行而好義樂施德芳公又以樸直承之經經然自信不與世俗為低昂且廉於財而厭入城府有司聞而禮之累舉鄉飲賓辭者再強而赴者再辭及奉直公美中受性近訥尤能循循守孝謹口不言人過身不涉利場遵父訓以督誨其子伯常舍積善之外無長語焉且自曾大父以下四世聚於一堂守先人之田廬耕於斯食於斯誦詩讀書於斯恬然熙然與井里人相出入資不能貸人而亦不貸於人力不能訟人而亦不為人所訟弟以無辱為榮無喪為得耳即閭左豪起而恣睢一方輒謹避之聽其旋起旋滅一無所介於中庶幾無懷葛天之風歟蓋至於伯常張氏之積善

又五世矣夫積德百年而後興舉十世之善以視古之九宗十六族其為濟美豈有異乎今邑人每以伯常之舉進士美中公之被地典歸諸其堂不誣矣伯常又為予言往島夷犯邑時鄰室被燬殆盡而斯堂獨存鄰士女被繫累慘辱強半而獨予家三代無老幼皆以身免此不有天幸乎嗟乎此積善之明鑒益不誣矣頃伯常歷任兩州率多惠政如古循良吏不欲以精悍自見其奇蓋廩廩祖父風予固知其有所受也或曰伯常將經營四方股肱王室安事一堂予應之曰荀卿氏有言未有不糞其堂而芸郊草者蓋先其本也第其先世之善積於家為伯常地伯常之善積於國為先世光慈孝兩相成如堂固不重歟伯常當以入計適里與其弟仲孚率五孫上堂為大父德芳公壽何媿快甚也觀餘慶而思積善其在斯堂乎其在斯堂乎

愛日堂記

徐子應時自髫年以父執視予而從予遊最久即累更家難外侮予未嘗不身衛之蓋非獨憐其才而亦知其惇內行也未幾徐子舉於鄉且二年築堂城東南隅奉其二親居焉客有難之者曰徐子故貧甫一

第又困公車地鮮置錐家不儲石何乃不爲祿仕而
自貸藉据先其所不急且示人泰乎予解之曰茲政
徐子所急客自未喻耳夫徐子之二親老且病歲時
僦居一陋室風雨不蔽牀第不安每有疾痛呼號聲
徹於市徐子輒椎心而嗟曰天乎夫何迫阨吾親至
於是也卽晨饘而夕膳之弗旨矣嗟乎孔子之重知
年曾子之幸逮親蓋有深意焉而徐子則其時矣故
曰孝子之於親養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安爲難
南陔之詩亦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堂之役徐子方
求安其親恐不逮也客猶以爲不急將無秦越其親
而可乎客慚而謝曰小人之愛徐子也淺先生之知
徐子也深請勿復敢皮相人矣客退徐子謁予請名
其堂予謗之曰愛日徐子蹶然驚且喜曰始汝化之
爲此堂未嘗謀於先生亦不敢告人以意誠不自量
非其力且非其時也卽有客難其何說之辭今徼福
先生而寵以嘉名於愚心有戚戚焉其善教人孝乎
夫孝子愛日敢曰能之乃予親不能一日安故居必
何待也而猶恣然不知愛此日乎先生蓋諒其不得
已矣於客難何難焉已聞徐子居其親於是堂也且
三年日與其兄汝器進七箸侍食操几杖侍行寢則

問衣厚薄視枕高卑以爲常故養不及三釜而親甘御不增一采而親燠娛不必取漿弄雛而親鬯然怡殆已忘其老且病焉爲徐子能安之也夫惟心不遑安而後能遺親以安愛日之義徐子思過半矣頃徐子將赴南宮又奉親命來謁予請記予故畧其經營之勞與諸輪奐之美弗具而直以徐子太怠記之因申之曰此士之孝也不有卿大夫之孝乎孔子詠士孝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詠卿大夫孝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夙夜云云均之愛日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行且當釋褐稱子大夫其尚勉之

郡司理邵公恢復官牆紀事

州學改建蓋自羅山胡公云今觀黌官校舍雖已強半頽蝕而規式之崇峻結構之精嚴猶儼然一巨觀也乃學官衙齋列在學之東偏負城面學牆皆壘陶埴爲之由學門延袤接陽新門可十八丈內外斬然無一居民喧雜茲胡公所爲計至遠也逮今百餘年來間舉修役不過飾爲旦夕計最後一二奸民乘有寇警輒詣學官恐之曰宿齋無備何冠蓋召有力者實墻下隙地翼之安枕矣學官然其言遂不聞於州司許之無幾接連樞日數家卽諸生曳履而過不

敢詰問越萬曆戊子冬郡司理邵公來攝州篆旦謁
文廟登講堂俯仰廊廡久之歎曰美哉學宮圖之此
為時矣失此將大壞如之何徐與諸生步出學門左
右顧因問諸生日彼迫官墻而室者皆新構也豈有
所受之耶諸生具以實對公隨遣丞史伺之則已壞
墻六丈而侵入齋地又十丈有六公曰奸民哉夫有
司以興學為首務顧坐視其頽蝕而不能圖猶曰詘
於財也乃咫尺官墻為奸民所竊據而不一問則何
謂焉即不佞以攝至不敢侵官以圖其大亦不敢怠
事而遺其細請得以夫子之靈恢復之因逮諸奸民

庭數其罪皆叩頭自伏願撤屋它徙而歸所侵地公
又捐數金召工治墻無何墻斬然如故矣諸鄉士大
夫趨而往視之莫不欣欣嗟服曰此夫子之靈而公
之初政也吾屬與有色焉屬國倫紀其事夫公理郡
僅半年視州事曾未兩月諸惠政在人已不容口即
俄頃指顧間不動聲色立復官墻數仞而使士氣一
振紀之不為佞矣公吳郡人名某字麟武起家進士

田公隄記

頃予重游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謁玄帝行宮遂
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于途漁者于河頌其郡守

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時公行縣未還而予神遇之矣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予門者數十輩束書以黃生裳來為田公隄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官並得善地而才賢相繼登用士人人德之其為隄則又為郡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載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揚瀾左蠡縣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十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為郡守六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

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此不隄狂瀾將嚙我城趾城趾一受嚙則附城而廬者其沼乎據城而官者其塗乎夫有司避選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瘠土災年驟興大役重為士民困亦不得為仁西顧紫陽隄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將無起元晦於異代抑坐待隄從地出而水患可以蘆灰止乎吾其圖之矣按元晦治隄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

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祓玄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美數百金大治隄神若冥冥應之公亦若默默承之尋奏記兩臺使及諸監司僉曰捍大患而不秋毫損民使計也如其議以行公乃擇一二丞史之廉幹者授以金而任之董役公惟相度經營稽出納省勤惰而已於是鳩工伐石慮備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為長隄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丈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徹軒蓋減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隄成堅若壘壁險若天

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按堵舟者鱗集無復昏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元晦先生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乃田公不自功曰神工也予又聞五里橋之居玄帝自田公始公遂得為帝隆施用其香資新學宮廣學田膳四方學徒猶推其餘代貧民輸賦皆神惠也然皆一時之惠而惟用之治隄永絕水患則千百年之惠也昔者召信臣為南陽造鉗盧陂以利民累石為隄杜詩繼而增脩之其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

予觀於田公學術治行紫陽之流亞也曷愧爲民父母哉故隄名田公志不忘公也而公以爲神工志不忘帝也人神交鬯南康其一振矣夫聖人以神道設教良吏以神道興民非怪異其說示人疑也天壤之間實有是理而惟通幽明之故者知之禹以治水稱神豈獨其智神乎嘗讀吳越春秋禹至牧德山遇神人授禹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又云禹遇蒼水使者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周行天下所至召問其神而疏記之今田公才木神授而玄帝又北方水神其以香資遺公治隄彌水患安知非神力乎卽功在禹下而神道殆不可誣矣是役也贊襄則僚佐某某視工則丞史某某而諸生之記事者並列碑陰公名瑄字某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朱方伯公祠堂記

余按古者卿大夫而下各得隨分立廟以祀其先自秦惡廟制比於上特禁抑之故民多野祭云紫陽氏倣古廟意而異其宇位諸得上祠四代用以明孝而合族祠所由來尚矣蘄水朱方伯公卒之踰年其子某奉其喪卜葬華桂山之陽附祖塋也爰卽塋前建

祠而祀之以斯地公所生長極不忘耳渡江持所自著行狀謁余爲記予因次公之行事俾世世子孫登其堂若有見乎其容不啻履雨霜之感愴也蓋公出紫陽之裔故籍樂平至顯卿始謀徙斷下之吉遂家焉傳八世而爲公父公生之先三日有僧報期公生而僧逝莫有知其解者公爲人額崖骨竦目如燃炬聲若叩鐘弱不好弄長不爲技而獨刻意向學乃累試累不如仲捷公之父稍稍欲奪其志而公之志益堅冬擁一敝絮夏揮汗御燈火誦習每踰丙夜里中嘗有盜一夜鄰室相驚而公竟弗聞也者伊吾聲自

若也年三十始補邑弟子負後八年舉鄉試第七人九年成進士授行人是時分宜柄政頗庇里閭諸僞竄籍江西者驟擢要地人勸公故自樂卒徙也何無故土之念抑且致身青雲之上乎公曰有命竟不籍江西然亦得選授南臺御史南臺當留都重寄並得封駁時事公凜持丰采章前後數十上凡所措置悉關公私利害如捕兩偷長諸偷屏息置市籍大府中貴人無敢抑買搜鳳陽安慶兩倉積蠹罷諸府當馳道者歲時徵調繕治畿甸爲清徃者江苦盜盜率與求盜者比公巡江時盡知其根株窟穴檄勅諸當事

者失盜所在卽被主盜劾復條示以逐捕方畧遂爾沿江上下桴鼓不鳴商旅往來而無恐矣秩滿出守常州常稱劇郡無兵燹水滂之後公重憫其困也廼躬率以儉約省讌會交際勸務耕桑去食穀畜因與議定婚嫁喪葬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民尊用其教越歲郡中皆有畜積且好平反獄訟求其生而不得則涕形於色至於屬邑則務成就其賢名民有越疆訴者卽令有可指摘者輒下其事而密以手書戒諭之如宜興令以戇直受訛則挺以其身解之以故官屬人人感激自奮後多以良二千石聞者凡積三

歲陞陝西副使治臨鞏臨鞏極邊虜所出沒公度地設竒有勝敵功虜嘗犯金川以疑兵勝虜遁去復犯靖虜弘化以步兵火攻勝虜奔掠不及俘獲過當天子下璽書金幣以褒之然公念戰勝而怠者敗日夕練軍士查舊侵以給其餉誰謂儒者而少將才哉他如公之懾悍藩調停茶市及理寺僧久繫不決之刑方是為疏節耳撫臣請以安攘計屬公而公轉為雲南參政時黔沐桀驁亂吏治衆莫能制又例藩臬官甫涖任徃徃謁其廟拜堂下公至卽以禮抗抑之黔沐國公度公非可下者頗遂改節敬公終公之

在滇不復恣胸臆矣滇故有銀場公會視其篆公所遣官盜匿若干乃公同郡人也公治如律有蘇冀州風又有監官頗自富事發坐齊民所逮治衆多公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及提調大比士多得士錄文多出其手人至今有傳之者辛未以母喪歸公慟未得訣且視舍歛也哀毀瘠甚扶而後立旣服闋當出獨念其父春秋高脫或如辛未事抱兩終天大慟謂人于何竟留不出昕暮親侍膳羞問枕簟以耆齡脩子弟禮不違左右者凡七年襄事畢始起爲浙江右布政治如故操爲首相所听有項自免歸歸而自適者若干年而卒公生於正德其年之辛之日是爲萬曆戊子年某月某日也公居鄉其言無大小無敢慢下至臧獲亦善遇之性不喜飾衣寧再澣垣屋寧茨素而獨嗜道家言時時誦之非賓讌邑令罕覩其面至邑有事不便於民民有訟不直於邑輒移書詳別白之公固不令邑人知乃邑之人則慕誼無窮矣公名某字某以子貴進階通奉大夫公父某封陝西副使母妣恭人配張恭人亦以子貴進封夫人次滕夫人子男女若而人孫男女若而人張先公卒葬南蔣家山滕又先張卒葬蘄州兆二山用彤家言不便合

葬遂不令祠而李中丞盛春李太史維楨各為之記云嗚乎公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夫人生而有材而常患不能盡其材當公三十以前其不振者數矣而公益自刻勵寒暑不問盜驚不知雖承蜩之志何以過乎後之對筴取高第銜使命入糾百職出驟五馬三歷藩臬卓有令名也固三十以前之所得也然予又聞公去常而適陝也常人士祠之後由浙而過常也常人士紛勞問之諺云桃李之下不言成蹊公之長慶君蚤成進士次太學生而為公奉祠也良有以也予既多公可祠又嘉祠公者之志敬綴以詞三章聊侑享焉詞曰

天惟德親地以卜取北鯤南溟乘彼風雨誰其兆之鐵冠之父九世當興樂哉茲土其一樂土維何是日

團陂山川繡錯松柏參差昔為公居今為公祠載嘗載蒸式訓是彛其二訓彛維何維公勵志窮經下性

樹勲有位去後見思宦成若棄俎豆輝煌孝思不墮其三

行狀一首

誥贈奉直大夫橋南胡公暨配周宜人行狀

初奉直公之舉於鄉也予尚童稚見郡大夫騎迎公

旆旆同曠高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而市過之儀文甚盛竊有豔心因益自奮於學暨予
為諸生間從公杯酒論文公會不少予顧謂其曹曰
此一勁敵也久之乃得從公如京師倖叨一第自愧
才不逮公而第先公莫知其解後公竟不遇兩謁選
人予兩得為北道主與公道故甚驩最後則公仕蜀
予亦外遷遂不相聞問而公下世矣公下世後其孤
應辰舉丁卯鄉試癸未登進士第為戶部郎尋以嘉
績受主上知加恩追爵公為奉直大夫配周為宜
人戶部君奉璽書且感且泣因致書數千里屬予曰
先二人棄孤三十餘年矣孤雖有兄弟先後不祿而

家父中微孤且藐然在弱齡不克襄大事丘殯者二
十餘年歷萬曆壬午秋始卜馮家岡合葬焉孤罪深
矣而猶使之泯泯無述尚得稱人子乎頃得藉子之
靈微有錫命將乞館閣鉅公銘墓表隧用彰

主恩而揚先世德微子其孰狀之予既感戶部君知
已之言而足不忍負公地下因採掇公遺行銓次之
公姓胡名希瑗字子翼別號彌橋南楚大冶縣人遠祖
烈仕元為襄陽太守罷過通城之白馬鄉家焉傳生
再四壽二壽二入國朝徙居大冶生道貴道貴生守
高守高生文瓚文瓚生玉堂世隱於耕玉堂生遠即

公父號東泉公公始業儒爲邑名士娶孫孺人生公
公生而美丰儀見者以爲冠玉性蚤慧日可強記數
百言東泉公竒之謂是兒當充吾宗會其邑宜山令
周公方罷歸爲女擇倩見公大喜而許字之卽周宜
人也公稍長益淬勵承父訓旁覽博習爲文有竒致
非久選爲諸生每試輒爲諸生冠時名藉藉江漢間
矣嘉靖辛卯公迎周宜人歸丁酉舉鄉試高等是時
邑士不登賢書者二十年公乃以英妙芥拾之無不
嗟歎東泉公善教子宜山公善相人云已公累試南
宮不第歸輒下帷誦習如諸生時聞攜其第鎮江公
希寅宜人第憲副公大烈深入東方自雉諸名山習
靜禪房授以經術曾不問寒暑後兩弟相繼登用皆
公槩括力也公里居雅敦行誼修古文辭爲諸名公
所重壬子之冬公兄弟且戒裝北上東泉公命之曰
若翁衰矣不以此時沾祿養何待兒圖之癸丑公又
不第乃趣其兄先歸曰有父命在吾將仕矣遂屈首
待次爲大冢宰萬公所識首錄之授巴州知州雖非
公志而亦捧檄有喜色謂可具大夫冠服駕五馬車
過家迎養東泉公也比馳歸木及家而訃至矣公晝
夜哀號屢絕復甦以孝聞越二年又哭周宜人過慟

食日減形日癯諸親舊竊爲公懼丙辰除服強起如
京師補官得潼川州尋以其冬履任州領七邑劍外
一大都會也顧其土田磽确民喜訟且當舟車孔道
長吏坐不溫席會又聞三殿灾下令采木蜀人所
在稱厲公適以病息嬰之人多意其不勝任也顧公
素負才而練於事要不動聲色迎刃解之諸所爲埋
訟清徭防奸剔弊率自秉公立決吏人抱牘其旁吐
舌而已邑故有鹽井然苦開塞無時督課者按籍索
徵則豪者善匿懦者不及除利害懸而道賦愈重公
患之乃里設一耆稽井之關以爲歲課差一切不

徇故常行之半年歲課無損人人稱便州學與遂寧
學並有喬木數百童或議取諸此可以應令且省采
運之勞而亟奏上功使計也公毅然不可曰伐文廟
材以自功如先聖之靈何在是檄其屬能吏一人專
任之果應期得大木且視旁郡奏報獨先其它幹局
類此州人某子甲罷御史里居往往怙勢暴其鄉人
以撓官法公遇之不惡而嚴第稍翦其羽翼陰制之
遂不敢復逞鄉人皆神明公公行能自此起矣大中
丞羅公廷繡按部御史宋公賢交薦公於朝一時
朝士大夫謂公且駸駸階通顯也亡何疾作竟不起

計其居官僅踰一歲而彌留牀第者百日孤櫬歸自萬里外雖路人無不墮淚傷之周氏故以門閥甲一邑宜人父祖並祿仕歸故遣宜人時齋送頗厚乃其性孝謹循循共婦職不以貴盛驕人已盡解其裝佐奉直公內膳舅姑外資賓客一無所恡至自奉則澹然若貧家女衣不厭三澣食不厭脫粟久之家政益脩禮恭於娣姒恩逮於臧獲宗黨內外賢之公以是得無內顧專力問學成名備置人每舉子女率自乳卽燥溼寒煖剔首搨啞治托禿不盡委之保母侍人未幾以積勞負痾屏然骨立亟勸公置妾媵公未之

許爲宜人廣延名醫弗治先公三年卒公生正德癸酉二月三日卒嘉靖戊午正月六日享年四十有六宜人生正德丙子十二月二日卒嘉靖乙卯二月朔日享年四十生男五人賓廩定宸家賓廩公生娶尹氏曹氏並卒繼娶汪氏廩錫定卒娶許氏宸卽戶部郎中應宸娶孟氏封安人案廩生娶黃氏並卒女四人一適里人尹榛餘俱夭男孫四人允淳定出允忠允慈案出允某戶部君出女孫十人一適庠生向露賓一適庠生劉子楨一適武昌庠生吳正經一適太學生尹士翹一適庠生向日鳴一聘蘄州蕭明哲子世

聘一聘黃岡僉憲李植子勝薦一聘太學生馮汝振子某一聘庠生尹熾子某一未聘曾孫一人未名允淳出吳某曰嗟乎以奉直公才美旣扼一第而又客死一官且不逮中壽何數奇甚也周宜人自忘其貴而能以相道貴其夫有造於湖大矣乃未一足履宦邸而先棄諸孤豈其冥數儉耶幸多才子孫世其家學而戶部君方且操清白攄忠猷蒸蒸鄉用所爲不朽其親者至彰著也公與宜人豈必以位顯以年壽乎謹狀

哀辭一首

張宜人哀辭

有序

維萬曆丙戌夏六月張毋姚太宜人年七十有八卒於家其冢孫恒仕爲興國守不及視含而訃至自東海則七月望日矣初興國君聞宜人疾業已憂見顏色食不旨寢不安比聞訃益復搢膺毀容哀不勝喪稍蘇卽欲解印治裝爲歸計郡士人匍匐往慰之曰使君不有王父在乎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君曰孤不德何敢踰禮獨念先子棄孤未數年王母又不訣而棄孤家之不造孤罪深矣奈何又羈縻一官而使我王父孱羸然形影自相弔乎而孤何以覩焉人類乎

無已則請告歸治喪耳慰者曰使君不有壯弟在乎
卽請告恐束於制非可自行其意也無何兩臺使及
諸監司檄並下勉留使君如制出視事郡父老子弟
聞之翕然安乃使君則不自安甚也夫天下王父母
未有不慈其孫者而孫之克孝卽不多見焉而况孝
如使君乎茲可以樹風教矣於是郡士人辦香束帛
剖羊刺豕將告奠於宜人之位而屬國倫爲之辭
辭曰嗟宜人之誕降兮鍾海嶠之淑靈啓嘉祥於胎
族兮遵二姆訓以馴行旣內美之貞好兮又雜佩乎蘭
蘅鑑女圖以自儆兮凜七誠之如臨相君子以偕老

今躬慈孝爲儀刑厭流俗之侈麗兮敦朴素以還醇
虞食指之衆多兮雖纖嗇而必親歷四世之蒸嘗兮
翊門祚以中興殆貽謀於子孫兮享聖善之令名肆
冢嗣之蚤慧兮應江左之文明述祖德而善繼兮佩
儒術以南征奮修轡於天路兮揚休光於闕庭結銅
符以出牧兮紆錦里而增榮宣 帝恩於二郡兮將
慈顏之日欣踰耆頤而望羣兮佇馳典之逮存胡彌
留於寢疾兮指泉路之冥冥嗟慈孫之失訣兮渺關
路而屏營滋元卿之抱痛兮虛令伯之陳情瞻遺像
而縷割兮儼咲語其非真睠雞骨之告瘁兮慨鶴馭

之難停徹呼號於穹昊兮動惻怛於編民戴本始而
知重兮睨軒冕其何輕激頽風而復振兮將政教之
聿新爰傲辭以告烟兮醜椒蕙之苾芬企脩靈之濯
濯兮庶幾乎其來歆

甌甌洞續彙文部卷之十一終



甌甌洞續彙文部卷之十二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祭文六首

祭戶部主事石惟美文

維萬曆戊子新正二日之夕戶部郎賓峰石公卒於家訃聞郡中猶以為訛言也越二日蓋棺矣其友河南叅政吳某潛然傷之哭不為位又方有寒疾不能匍匐往臨因擗管代招遣使持辯香束帛奠焉其辭曰 鄉以士顯匪惟其多康成通德于木西河大樗



詹垂汗紀和
喬木猶禁斧柯居有社會殞不巷歌邑子如子質文
惇美二箕之間七峰在祀龐灝攸鍾乘時崛起發軔
賢科分符 帝里出宰河邑胼胝其勞久分民部金
石其操遇 主加恩璽書崇褒衣錦書遊里頌賢豪
胡邇庭闈溘焉棄養毀容失聲哀不任杖予寔弔之
黯黯相嚮雞骨僅存神情沮喪積痛滋久抱痾寢深
繼親而逝井閉陰森凶問所至踈戚沾襟古有死孝
庶幾斯心嗚呼予先子仕子後予歸子壯予老幸藉
容輝子今已矣曷其依依粉榆掩色淚不勝揮嗚呼
五子在序遺經盈筥華屋膏舍宛其拾葉中壽弗延
令名孰忌化者達觀幽明如寄

祭趙汝脩文

萬曆丁亥九月廿四日故茂才汝脩補君卒於家其
友人河南參政吳某匍匐往哭之慟越八日是為十
月初二乃持牲帛羞醴奠焉嗟乎汝脩自象勺與予
交假館接塵分經共業雅以古道相命逮今四十餘
年卽操技有利鈍遭時有顯晦而蓬麻之託金石之
盟則眷眷如一日也且君年六十有七予少君三歲
耳一月之前尚能過從劇飲跳跫歌呼予竊心壯之
自以為不及豈其先我而異物乎且君博物好辭贈

炙士人之口垂老猶能括一代詞人韶語精求而手
錄之成書未傳徃徃倚牘長嘅暨易箒之頃猶不勝
其遺憾嗟乎汝脩雖不以身用世而用其志於不朽
無忝爲鴻生鉅儒矣而予之哭之慟也蓋有微感焉
昔者郢人亡而匠石無以爲質惠施徂而蒙莊無可
與言汝脩有靈其知之乎投淚陳辭庶幾來格

祭莊司訓則勸文

維萬曆己丑春三月望日吾友則勸訃至自懷遠國
倫蒿焉傷之而哭以詩四章旣晦聞其櫬反富口卽
以明日匍匐徃視之哭益慟因炙雞絮酒而爲文奠
焉嗚呼則勸自弱冠友予已並試爲諸生業相觀貧
相恤文譽相先後比應制科有售有不售國倫寔心
愧之與予宦遊四方垂三十年而後歸則勸猶儼然
曳章縫也顧其志氣如初而貧益甚國倫益心愧之
矣歲丁酉則勸始通貢籍詔補懷遠司訓戊子春
二月別國倫之官曰不佞垂老抱一牒稱文學吏用
自畢其生平命矣夫唯是去子遠征相望不相逮人
壽幾何又安知此別非隔世事因相抱泣數行下觀
者或曰茲訣辭也乃之官未數月病作又數月溘焉
不起將無訣之應乎夫歿生有命訣與弗訣皆不得

免亡論矣顧以則勸生平綴學肩才操心飭行曾不
少愧於古人奈何運厄陽九所至迤邐甫解章縫遽
登鬼錄羸兒婺婦千里徬徨篋存蠹書餅鮮遺粒容
棺無土責負在門茲鄉曲所不忍聞而朋儕所不忍
道天之降割於則勸一至此極乎救淚陳辭腸寸寸
爲裂則勸尚能鑒而知否

祭葉別駕文

惟靈祥鍾禹穴秀發姚墟奕世名膺琬琰瓊瑤蚤緒
家學卓爲名儒講藝辟雍翱翔上都氣凌雲而欲吐
凝奮翼於天衢悵鉛刀之邪試歟驥足而難當亦一
命以從事安末位之可居捧遷書而適楚方彌節乎
歟隅豈征衣之初釋曾一筭之未施忽彌留於疹疾
遂委蛻於須臾豈枳棘非所息厭塵氛而鬱紆餌霞
精而羽化馭鶴駕以凌虛嗚呼位不稱才壽不逮德
匪吾儕之獨悲殆士人之共惑藉予敝兮蘭皋絮予
酒兮芷澤惟脩靈之洋洋其乘風而來格尚饗

祭州守葉公文

維大明萬曆己丑六月十八日初寢葉公奉命來
守我興國甫履任卽以其午病作暴卒郡齋郡士人
與諸父老子弟莫不椎心呼天哭之慟夫公方曳紫

唐書李綱和 卷八十二 四
綰符坐堂皇受參謁塵塵成禮曾未下一命布一德
遽棄吏民而逝何慟也豈徒以其卒之暴耶嗟乎難
言矣蓋州之在楚僻在東陬行部之節罕臨向隅之
悲莫控而又頻年受旱比屋阻饑盜賊肆殘疹癘流
毒脂膏竭而責逋未已愁歎起而械繫愈繁農有遠
心士無生氣天人交虐朝夕自危聞公且來闔郡延
頸未瞻神采先被仁風謂公初領除書卽詢民瘼一
耳倒懸之急遂輕趣駕之勞嬰源暑以長征閱驕陽
而大息攢眉入境抱病登堂民方坐塗炭而望更生
公欲起瘡痍而施再造胡彼蒼之降割致良牧之忽
傾一日之間賀未幾而吊至四境之內喜方劇而悲
生失我所天叩心無地山川黯慘雲漢淒迷豈公之
冥算不遐抑郡有妖星作祟思其故而不得占厥讖
而愈疑夫天以公賜興而奪之大速興以公爲命而
恃之不終茲所以椎心呼天而哭之慟也蓋慟公由
自慟也自慟益慟公也嗚呼哀哉五馬之馭弗叱百
雉之城若空揭素旄以揚靈指赤城而返骨攬江漢
而屑涕招海霧以銷魂采蘭杜而薦芬行鉛毫以寄
愴神如不昧宛其來歆

誥封李母黃恭人祭文

楚江之沱麟鳳戔戔厥有異靈鬱為昌嘉一母四才
文武殊科經之緯之國是用華孰崇爾基天實祚之
孰張爾闕毋實造之內德森茂晚操冰持問宗士行
族凜婦師撫摩異產掩彼蘭玉槿訓既申機誠彌肅
奮翼九天揚聲四隩績用有成 簡書褒錄雨露自
天聖善是謀庭張幕府塾樹儒林禔福在躬象服華
簪慈顏懌豫疇齒籛金鼎實錯陳庭彩交映令壽燕
喜具曰餘慶既適且康曷嬰斯病奄棄諸孤溘焉大
命南閩西粵秦隴之隕川陵修阻凶問遲遲倉皇解
組萬里悲啼畫宮不飾冥路何之關雲引涕風樹鳴
哀總惟黯慘氣貫神摧仰叩穹昊俯辭泉臺纒纒難
骨槁心為灰嗚呼鶴馭弗旋芻靈且駕婺耀其沈蘭
儀永謝悼我邦媛春停市罷安見燭龍照茲長夜嗚
呼長夜難旦英爽若存升堂想像恭人温温通家腐
朽愴激招魂爰修薄薦澗藻谿蓀

雜文四首

香雪齋詩引

予友趙仁甫氏以理池州得謫居潯陽且二年課
士餘閒率用吟詠自遣所著有廬山賦以及古近體
諸篇好事者傳之雅為士林所壁頃予遊匡廬仁甫

携具入舟扼腕道故因出香雪齋詩一帙質予問言
閱其自叙則衙坐有梅樹始花望之晶晶然雪也嗅
之馥馥然香也坐所由名有謂哉因憶予家北園有
老梅數株自為一林亦嘗以香雪命之與仁甫意偶
合乃仁甫詩既與匡廬角峭拔又與香雪爭幽竒炎
炎詹詹各躋妙境卽流放之感不盡忘而陳古諷今
憂樂嘗互見此騷經非湘澤不著鵬賦非長沙不傳
而龍標夜郎皆有所激而就名高也天其以潯陽奉
仁甫乎仁甫自此升矣而徒仰屋書空也者何爲也
往元美見仁甫詩大嗟異之曰何其似明卿也噫嘻
明卿安足似哉而謂其坐似予林則可

士兒齋前吉祥草生花解

按吉祥草似蘭而莖葉稍短微香不作花乃其妍秀
視蘭過之且貫四時不萎亦嘉卉也本草註謂生西
國爲胡人將來考三雅與諸類書並逸其名惟華嚴
經贊如來偈有云此中吉祥最殊勝因質之高僧恭
乾恭乾曰有之釋迦佛坐吉祥草而成道由釋迦以
上諸佛皆然第相傳爲天帝所賜世不常有今所在
有之真贗未詳耳予意草以不萎得嘉名與佛氏真
如不落生滅輪轉同故成道者取焉取其吉祥之名

猶所謂極樂界無量佛也疑帝賜卽此如以草而已則佛家寶菩提樹沙門供薝蔔花亦帝賜乎且胡人從西國來必胡僧也此草中國昔無而今有昔少而今多蓋有所自其復奚疑恭乾曰長者得之矣夫草異矣乃當百草黃落之候從葉底發五花赤英英若珊瑚枝出海茲增異哉客見而瑞之以爲兒賀顧兒方落落困心時瑞將奚徵豈其由因而亨儻所謂賀者在閻耶夫草故不花而以生花爲瑞卽一物之變幻有不可測而况在人兒其勉圖之毋負此草時萬曆丁亥秋九月望日

異夢紀

頃予脾病小愈夜卧坐中夢郊行遇一虎甚威行者皆辟易予獨毅然無恐虎徐向予垂頭伏地若有所急而不能言予召而數之曰汝負凶性好噬人山神奏之天帝天帝將僂汝卞莊馮婦所在有之汝將焉匿若其從予改性矢勿噬人庶幾可回天帝怒萬一得變爲人虎聞而頷之乃猶自捫其腹有難色似謂腹非食人不充也予曰此易筮耳夫天帝好生而人爲物靈充其所最好不可犯至於家六畜而野百獸皆天帝所生以資人者也汝視百獸有害於人卽搏

而食之何傷乎虎唯唯而前予因摩其頂拊其臂戒之歛爪藏舌聽予念佛遂携以歸歸置祖祠下而左右起伏惟予指使予曰此其性易馴幾化矣因命之名曰斑生從其文也斑生應聲喜徐亦自能合掌念佛會有二客來訪予予與之爲禮斑生亦從予後與客爲禮如人狀客大駭辭去顧問予曰斑生何爲者予曰斑生非人也蓋山中猛虎偶収而化之遂變爲人耳客勃然曰異哉微先生雖梁鴛復作難矣明日以告俞敦甫氏敦甫曰占夢非小子能易所稱大人虎變其爲休徵亡疑予笑曰佛經云夢相本有而無謂夢時有覺時無也夫虎化爲人無是事有是靈藉真有之惡獸且可化世何多下愚不移者哉時萬曆戊子清和四日甌甌洞六十五翁吳國倫記

彩簾贊

夏夜夢過上雋遇劉將軍日孚持一戶簾視予曰此吾母太恭人自障物也展之則五彩爛然照耀雲日予大異之將軍因請予作贊遂於夢中綠筆贊曰嘉尔文簾障茲清室美同編羽陋謝緯蕭若有若無能大能小縹緲瑤臺之上輝煌金母之前舒則文錦七襄卷則霞綃一軸雖般僂復出製難爲工使顧陸

重來色不成彩翡翠翩其耀日玲瓏颯以鳴風壽域
言佳慈顏悅豫託微言而表異介景福以承休

疏引九首

重修永福寺疏引

予往歲東遊嘗憩吳江聖壽寺蓋得亮上人云屬其
量天滌上人方聚米二百石施衆蘇困急約俟有秋
薄收其息爲後施資名之曰長生米已從寺隙營齋
堂飯僧掘地得片石有文爲寒僧如哲所遺長生米
記予既高上人精覈內典悟大乘法而又能用鉢資
食一方群生遂與五百年前僧記相印證心益異之

因與約爲青蓮社友已上人追送予金蘭舟中信宿
而別期以今年六月朔日入楚見訪至期予借福勝
寺方丈除一榻俟之上人果至予喜而執其手曰長
江二千里須菩提得無折蘆浮杯渡耶何趨忽乃爾
上人徐以吳中諸賢豪書授予則又有永福寺之託
蓋邑人周之積凡五兄弟故冢宰恭肅公孫也世守
經術而性俱樂善好施爲有感於長生名義生慈悲
心慨然割庾米千石就永福寺建義倉貯之而舉義
士二人司筦鑰凶散豐歛略倣朱晦夫社倉遺意尋
上其籍邑令邑令徐善長氏予門人也因贊成之三

詹垂流紀
吳之境聞風誦義者億萬姓矣顧獨殿宇廊廡日就頽廢久之僧衆且弗安其居義倉誰與守也諸賢豪乃復禮拜上人託以重修鉅任募化十方嗟乎義倉爲一方生命重上人又爲三吳賢豪重所至當結勝緣何藉於予而上人與諸賢豪必欲予言則恐自揚其功行而卒昧於因果也意深哉按永福寺在邑八赤鄉建自梁天監中歷宋元迄大明嘉靖初年凡經增修者四巋然稱東南名利逮今又六十年則五王新造之辰十地中興之會也而况國寶斯儲民天永賴豈復容一日坐視其頽廢乎予謂動以上人高行風以周氏義聲卽二百石可益而千石千石亦可益而億萬石通都大姓豈無善信檀那給孤長者如吳江周氏子乎畢茲善緣光復寶地天神人鬼咸護持之庶幾八識田中種種靈粟大千世界同躋樂境卽上人亦不必掉廣長舌也而予乎毋乃贅乎

重建蓬萊宮疏引

雉郡北郊獅崗左腋舊建通真觀題曰蓬萊宮前居真武祖師後奉上清大帝攬平湖爲玉鏡夕現靈光招遠岫爲金屏晨通御氣樓施九柱突兀瀕鄉之庭山肖五城峽蛇縣圃之麓赫赫龍龕尊萬歲軒軒鶴

馭降群靈拜舞習朝儀五夜衣冠雍肅瞻依祈萬壽
四時鍾鼓鏗鏘香燈上徹於叢霄典教中興於福土
顧以歲年滋久棟宇垂摧法象雖存丹青漸剝神依
人立人豈遑安家三兄旣捐數百金飾帝居以重煥
家四兄亦移百餘粟拓寮廡而一新惟茲正殿創自
正德庚辰逮今六十七載蠹蝕且盡頽圯無時爰稽
舊疏先大夫寔始倡義經營偶觸微慈諸羽士因之
乞言募化且予晚年好道知三素之非異端屢夢遊
仙悟九丹之有神授赤松家石室神農尚執弟子之
恭廣成寓崆峒軒后亦脩順風之禮况茲靈島切在
鄉陬浩庭吐納天和降祥咫尺崑閩胚胎元一積翠
氤氲敢竭初忱用圖新構捐出數十畝易賈數十金
雖棟梁榱桷之材業已粗備而匠石徒庸之費尚多
不敷於是上白郡大夫下告鄉長老公聞義舉協贊
玄工使紫府之尊崇不日成於多助卽玉虛之昭應
十方賴以垂休各締善緣同躋壽域蓋予力旣艱於
獨任心猶不敢自功特藉黃冠恭陳赤牒譬之龍文
之鼎非一手所能移狐白之裘必衆腋而後就極知
迂僭懇望曲成

西資啓信二卷小引

東吳沙門明心長老少業儒書壯綜佛典行遊五嶽
且遍項自伏牛山亦訪予甌甌洞中年已踰六十而
凝神久視趺坐諦談則崐然須菩提也暇日手鈔彌
陀經文自爲讚偈命之曰西資寶卷又錄烏窠禪師
與白侍郎問答修持語而益以戒懺法儀命之曰啓
信因果總之所謂引接下根爲牽果修業地故歆以
西方極樂動以慈悲報應使人念佛念心卽心卽佛
有如吹法螺擊法鼓明法燈說大法經雖聾聵可起
也長老真慈悲哉大悲呪云能誦此呪阿彌陀佛常
住其頂口夜擁護法華經亦云念彼觀音力福聚海
無量此其大旨二卷蓋有所稽矣夫無情說法惟無
情者得聞嗟乎安得十方善男女盡無情哉

爲智師題法華經會引

智師初隱廬山雅精內典偶乘烟月過訪甌甌因留
湖上結庵禁趾三載每有諮問不靳開陳方聯塵外
之交忽動補陀之念往來江海疾若浮杯頂禮天人
神同飛錫蓋又因子過吳門謁王元美適元美閉關
逃禪與之談空證聖一言契合數月徘徊遂欲印造
華嚴經以廣誦持法元美旣爲施首又手題疏端遇
師厚矣旋以鉢資不繼經板多蝕乃得吳中法華善

本裝演十二部以歸雖非貝葉金文頗具牙籤錦帙
擬就龍門故剎特修鹿苑道場廣結善緣弘贊佛法
重來乞序義曷可辭按是經本名大法蓮華經七帙
二十三卷衍自文殊宣之彌勒流傳中國殆千餘年
三藏鳩師譯其文終南宣釋述其義蓋佛祖降生之
靈窟沙門度世之真詮也禔衡諸品包括三經四部
十輪圓歸一法千燈萬劫總明此心廣貯紛綸朗洪
鐘之待叩慈悲歡喜符虛谷之應聲又如天雨曼陀
花瑞色敷萬八千土風入音提樹妙音啓萬二千人
微我智師疇探秘密將暢三乘之宏畧用開一世之
迷關苦海難津假諷詠而推移慧筏愛河易泐託譯
聞以引接恒沙使諸僧尼受戒受持善男女念心念
佛同躋快境永謝塵緣善哉善哉其斯會之謂矣予
雖未深究禪旨而亦知自護善根樂觀會成敬叙其
樂

題恭師金竹坪疏

金竹坪在廬山顛之中凹去天池寺迤南五里地稍
平廣故未有顯名憶予三十年前登此山嘗過其處
坐觀四面峰岫岫岫竹樹蒼菁與諸雲石風泉快心
娛耳目者不可勝數因戀戀移時不能去蓋天然一

靈奧也私謂古今仙隱禪遜於茲山者不少獨奈何遺此為鹿豕場將無山靈有待乎頃聞襄陽恭師講經廬山將買舟訪之未發而師已儼然在門矣叩其所棲卽金竹坪予為之蹶然笑師來其破予三十年一夢乎師曰不忝沙門竊藉楚產少入伏牛山祝髮受戒粗通內典已復北遊京師南踰嶺海還過金陵洪濟寺閉關持誦者三年方過大江陟廬阜訪匡續之仙踪吊遠公之遺社因得結茅茲坪據五老之背居焉其它鐵船石鏡雙劍香爐大林諸奇峰或拱吾前或翼吾左右庶幾抱影遺形了自性耳不謂四方

緇素不我育朽扶携入山從之八年之間風聞雲集日益以衆屬其棲迫隘曾不足以置其踵往往趨大樹下趺坐受參禮與之傳法救迷卽人人飲醍醐非久遠計也因與諸緇素對佛發願相地開山募化諸檀越勸建二殿左右二十四禪堂鑄造千葉寶蓮大佛像三尊講經四十八部顧工大而費耗不貲業已竭一方之力經營數年僅就其半今將被衲持鉢遍走通都大藩謁諸王公貴人善男女隨緣施助用畢垂成之功共飾無量之福敢丐仁者一言為容幸念沙門萬一不吝予覩師妙相有如達摩西來而叩之

談經則鐺鐺洪鐘也因留寓蓮華菴踰兩月始取疏而題其端夫造寺造佛像雖達麼亦以爲小果然因以居衆講經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其爲功行亦大矣由所謂馬鳴天竺花雨雲華嘗水而卜曹溪卓錫而營濶麓觀之則像教之興與地靈之顯固亦自有時也師但自行阿耨菩提心耳十方長者寧無慈悲歡喜而爲廣殿長廊之助者乎師行予且旦暮往觀其成矣萬曆丁亥秋九月九日題

富川門刱建二橋疏引

州治之東南有水郭馬蓋魚鹽之市而隄僧之場也居人拒水而門名之曰富川門用以扞外蔽內所從來遠矣門之左爲周公隄右爲謝公隄二隄距市各百餘武故皆斷岸冬春水涸並有小徑通往來逮夏秋則斷岸受兩湖水夾出環富川門合流入江蓋形家所稱遶龍水也又左隄有官庾右隄有謝君直先生祠在其上小民之附隄而居者近百家當水溢時涉者往往稱病嘉靖庚戌州大夫南海周公築其左又十餘年居人通力築其右旁以亂石輔之各與隄埒遂可通輿馬肩戴逮今三四十年無復病涉者矣然而病涉其害小自有此築而兩水闕塞失故道泛

濫遠徙為形家所大忌，人疑且懼焉。諸長老聚而謀曰：隄為計久遠，固當不廢。第須穿隄為橋，使兩水復由故道出，即一方風氣少損，而居者涉者皆便之。且不使奔流齧隄，益田業已有成議矣。屬二三文學請於今大夫張公，張公曰：父老議是矣。因首捐數月俸資之。經始，顧土石糗糧費且不訾，非數家之力所能肩也。故又手籍居人之稍有家者，與商賈之子孫，茲土者義勸之，稍稍分餘資與眾共舉。猶之聚腋成千金裘，纍絲成百丈錦也。豈諸君所不樂從乎？父老來聞於予，而予為述其疏如此。

重修甘公祠疏

甘公祠，祠吳將甘公寧也。公蜀人，少任俠，好弄兵。三國時，自將八百人詣劉表，表不能用，改依黃祖。祖亦不能用，尋脫跡邾長，以計策于吳主孫權。權國士遇之，遂為權出死力，破黃祖，走曹仁，卻關羽，禽朱光。最後夜拔曹公營，使北軍鼓噪自廢，累功至折衝將軍。蓋桓桓虎士也。乃其用武，樹功率在。它處第嘗為西陽太守，領下雉陽、新二縣，而富口則其屯兵故壘。富口人至今祠之，於祀典固當。此不獨威惠一方，久而未泯，即公生平慷慨激烈之氣，疑有鬱結不散如伯

有子胥之爲厲者左氏謂匹夫匹婦強死其精爽猶能依憑於人况公生爲虎士歿不爲明神乎茲無論廟祀血食更數十世不衰乃郡大夫歲奉令甲使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儼然端冕尸祝之暨父老子弟與若上下漕艘賈舶諸長年三老無晴晦無日不磔雞刺筵持醢錢竦意拜祠下者神依人而行厥有以哉祠負大嶺俯長江據潯陽上游而阨樊楚東戶巋然一壯觀會歲久棟宇剝蝕漸不可支父老聚而謀鼎新之力不克任業已請命郡大夫與諸漕艘賈舶稍稍割贖賽之餘脂共圖之圖之一年麗厓榜門廡計其寢殿費尚不訾父老莫知所藉手將募助於四方賢豪長者以其意屬友人瞿伯明莊則可則大持疏乞言於予予聞惠本而民歸之志民歸而神降之福郡大夫事也有其舉之義不可廢父老將大夫之命而勤其事爲一郡崇故跡以表前代英風且使盛朝祀典傳久遠不替義舉哉其濟賢豪長者之力也神之靈也郡大夫惠民受福將益藉以有徵焉予不佞何敢以空言爲四方勸姑題其疏如此

題光碧和尚請師講經會疏

頃福聖寺僧光碧有志內典自廬山聽講而還爲余

頌其禪師恭乾明經四十八部登壇待叩響捷洪鐘
傳法救迷應神虛谷余竊慕之未幾恭師遠來見訪
延寓小庵者數月與之談禪證聖雅能以幻修幻離
空悟空似又不啻善見解也於時光碧輒欲潔除道
場留師開講會師有金竹坪之役被衲暫往許之擲
錫重來又數月碧將迎師了厥初志因持疏乞題於
予用告沙門眷屬十方善男女齋心結會諦聽玄言
庶幾不墮下根同末上乘善念哉善念哉卽茲善念
與文殊頂禮世尊長跏奉教殆有聖凡而無堅瑕矣
余嘉其事慨焉贊之夫經逕也佛祖宣言爲末世衆
生指迷途而開覺路超愛河慾海而登彼岸故其從
入雖有頓漸而止歸成道則不二法也故曰千鎗一
明萬法一性空華本無而忽有夢相適有而竟無不
着有無不涉流轉四十八部秘密之旨思過半矣乎
非緣講解就啓樞筵恭師發慈悲心開方便門廣度
世法將使百千萬衆齊超三界碧大願也予又有聞
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彼談
經而天雨花說法而石點頭者非獨其師神妙卽諦
聽之人皆有神解也碧之爲會其毋聚聾哉

題太和山除道疏引

客有自 楚王所來叩吳子者曰子知楚王好善乎
王好善而王之諸臣皆好善若內侍郭君則諸臣之
首善者也吳子曰王之好善奚徵客曰楚所有雲臺
章華武庫京觀長松文梓翠羽通犀驪駒駟駿雕弓
利劍丹青赭堊鄭女曼姬非不侈也王一無所好惟
善是好郭君實翊贊之夫郭君業已託孤嗣國口不
言功而王當冲年蚤有東平樂善之譽脩 昭祖之
遺緒用能光王室而迓天休且於山川明神瑩精敬
禮蓋嘗數遣郭君詣太和禮 玄武為 今皇帝祝
萬壽而郭君亦復私為王祝千秋諸宮觀祠官羽人

無不忠郭君而歸美楚王者乃郭君心知茲山為神
仙靈窟遂欲得請為黃冠從磨杵鍊形之教因結庵
會仙觀居焉上書謝內侍事王不以為可下令曰郭
某於國為親臣於孤為保傅安得一日去孤入山即
入山學道善矣孤誰與為善乎因三召之赴國脩故
職乃郭君庵居時私念太和一山盤礴秦韓荆楚間
以奇勝甲天下而 玄武儼然居其最高處蓋即廣
成子之崆峒黃帝之軒轅丘也顧自遇真宮以上八
十里皆 文皇帝時所治馳道夾植杉松翼之即其
中陂陀詰屈不盡無而四方善男女來朝謁者皆得

魚貫而入蟻附而登不以踣躓爲虞顧獨草店以南
六十里許則半行沮澤泥淖中徃徃爲行者病計且
委土施棧恐率爲滛潦所決非久遠圖於是告虔於
玄武徼福於山靈誓將聚工伐石甃之與馳道埒此
其志勇於古之移山梁海者矣歸而奏王王曰善第
道里遼遠徒庸無筭糗糧緡錢益復不貲非取助於
十方好善之士豈易舉乎於是郭君敬奉王命使下
走乞言於子子其廣王之善以及郭君可乎吳子曰
太和超五嶽稱尊 玄武總萬法稱帝蓋天下之巨
靈也予嘗兩遊茲山所見仙闕帝居彌山跨谷玉階
金榜照耀雲漢蓋 文皇帝當國家全盛時用天下
全力治之已爲千古所難繼而郭君何爲者乃欲以
石易土除六十里通道與馳道埒志亦壯哉客所謂
勇於移山梁海不誣矣王制有之司空不視塗則國
非其國故司險治涂郵人徇路法至備焉今郭君雖
無司空之責乃其心不忍使一夫困泥塗此豈獨王
善之而山川明神皆聽之矣四方好善之士其誰不
樂從乎客名劉汝江夏人時仕楚爲尚璽郎

廣雅釋義

卷之三

既統洞續纂文部卷之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戲甄洞續藁文部卷之十三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疏引四首

題南岳僧募請藏經緣疏

南嶽僧寂慶遠來叩予坐談岳景之勝若移面置眉
睫間令予鳥欲矯杖欲飛矣徐起和南謂予曰岳蓋
七十二峯而七十二寺據焉其先三千七百祖師神
解大法流照叢林遐哉邈矣惟是測刀峯則大千禪
師主之而佛法中興嘉靖間故相內江趙公嘗以史

官奉使登岳訪千師與之遊赤帝峰探所謂朱陵赤館遺跡得古斷碑讀之大悟非人間世也因益崇岳祀而尊信千師暨為宗伯時又遣官齋送藏經及銅佛銅鐘入山屬千師奉以為世守久之千師涅槃吾師海量繼之延請高僧闕經三載其後寺日頽經日蠹則峯勢孤高易受風雨故也遂又改建藏經閣於祝融峯以待施經者頃沙門行遊東吳還過廬山掛錫黃龍寺與眾僧闕經因問此經卷帙莊嚴無異金函貝葉安所從來諸僧曰徼福 皇慈頒自內府崑爾山寺遂為祝聖道場乃吉水曾司空寔有力焉沙門竊不自量而有所請夫廬雖名山不列五岳惟南岳之尊俯四岳而小天下而祝融又岳之第一峯無論仙隱禪遜代不可勝紀即自上古所稱祝融遊息帝舜巡行神禹得金簡玉字之書以治水繫非諸岳有也乃獨不得內府頒經為鎮山之寶七十二峯諸弟子即無一善知識而能不以為缺典乎茲行將南趨金陵北走燕都謁諸公卿士大夫與其大發慈悲歡喜心為隆施請補此缺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法布施福德無量豈必不遇趙相國會司空其人乎第被衲持鉢公府所厭見而又安得鼓空舌以動之願

乞仁者一言為容庶幾不負名岳且不及明時也予因疏其意題之而復贊之曰和尚有志哉夫佛家法海可變而蘇也山可納而芥也西域之經可駝載而中國也無一足以難其志者汝但勵汝志佛力山靈且護持之予耄矣豈復能以一言為岳輕重

為唐侯建生祠疏引

州與瑞鄰而為瑞人所暴且二百餘年蓋不啻魚肉之矣萬曆初蘭溪唐侯領州牧來見州人畏瑞人如虎則感然聚父老而謀曰瑞人蠶食吾土不賦不役且刃人剽財焚室廬繫累妻女無虛日豈其負固裔

民哉此繇經界未明耳經界明瑞人亦吾人也安得影射脫籍兩不受約束而獨為州厲夫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之失今不圖州漸為空國而瑞亦釀禍不細欲安兩界之民無如立里便父老欣然有喜色而猶私慮其難乃侯業已有成筭先為州人復宋山南潭除兩大蠹以示威信瑞人無不股栗徐奏記兩臺使請立里兩臺使如其議疏 上凡再奉 明命兩界之人心始定益服侯神明由是盜者棄弧矛而共賦役居者釋械備而安漁樵此侯之有造於州也非徒父母之也會侯遭母喪去而嗣侯者欲掩其功而

自見才謬謂立里非計且罪及一二倡義者人情頗為所搖幾至中變幸明命昭昭在也越十餘年更兩張侯相繼綏緝不獨州人安卽新里之民亦視州為樂土父老思侯之功謀欲建祠尸祝侯因介諸孝廉文學來乞言於予予曰微父老言予亦志之矣古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夫侯智於察禍本而勇於建大議而復排衆論冒群疑奮不顧身以圖之卒一舉靖兩界之難遺千百年之利此其功不謂之非常乎且也割常祿以充公費歸之日實不持一錢州人人能言之是何可終泯也乃今建祠之役一人倡義衆人群而樂助之益可以觀矣矣不然侯去州已久其守它州又已被謗削籍去父老何所為乎祀典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侯庶幾無忝哉

重建通真觀遼萊宮成奏功疏意

伏以道闡虛無緒先後天而立教機呈法象超億千劫以揚靈匪緣神貺之普昭曷啓人心之多助祥臻福地景集叢霄國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帝降玄天丹傳紫府父置女聖珠懸淨樂之宮腹實心虛鼎采崆峒之秘上禮義皇奇偶畫德合陰

陽下開老子五千文功參造化推移四象恍有物而
冥有真鞭駕五龍上無天而下無地朱陵赤館表章
夙重於衡山貝闕金墉秩祀尤崇於天柱維闔郡凜
茲甲觀自前朝建在壬方帶襍嶺以象崑丘淑氣氤
氲四境襟重湖而稱弱水靈光照耀三辰榜勒通真
伏臘走萬家香火場開祝 聖星辰集五夜冠裳顧
歷歲滋多致故宮漸圯羽士側身而頂禮居人觸目
以徬徨爰屬下臣恭圖始事倡言募化合力經營鳩
工慮材約貲五百餘兩聞風仗義取助六十餘人各
發歡喜心同修方便福匠石操斧斤若神運公輪引
繩墨如天工門屏飭而瞻望彌尊輦道除而趨踰益
肅殿廊森峻非徒革故鼎新金碧輝煌寔似珠聯璧
合鼇移海上虛空神島飛來犬吠雲中彷彿帝居切
近燎燭交輝徹曙烟日月之重明笙璫合奏盈庭賀
乾坤之再造朱幢寶蓋凌灝景以飄揚慧劍陰符應
聖樞而奮迅奉 虛皇永安朝享列天將分布威靈
川嶽改觀 神人霄悅伏願 洪慈廣賚浩澤均沾
默牖民衷家興仁而戶積善陰扶 世運 君壽考
而國太平災疹不生比屋拜康寧之賜雨暘時若連
阡樂豐穰之休

重修銀山寺緣疏

銀山在州西北十五里許卽州之主山黃姑駮駮其後蟠龍蜿蜒其旁土多赭色金銀氣出焉下有靈湫經四時不涸而古剎莊嚴據有泉石之勝不知荆自何代宋蘇學士子瞻嘗遊此而奇之大書鐵壁二字留礪石上後人因建蘇公亭於寺側以表高風遂爲一方名蹟予蓋三過茲山俯仰徘徊頗愛其幽勝顧寺漸荒落無可結社處而蘇公遺像亦已移置伽藍案頭叩之沙彌不復知亭所在閱今又十餘年梵宇僧寮頽廢且盡不惟事佛難卽棲僧難矣里中長者

豈無善心屬累歲大饑益以流疹貧民迫於救死室困於責逋力有所不暇給姑徐徐焉則神人之所恫也今者年穀稍登而州大夫又時時下寬卹之令民間漸有生氣而善願易生予友郭生宏遠乃以兩沙彌來屬予題疏曰此千萬劫一時也子其圖之予因以郭生言告州大夫州大夫亦曰此千萬劫一時也子其圖之予又以州大夫言告里中長者里中長者亦曰此千萬劫一時也吾與子共圖之予以是觀人心之同而知佛力之大乃僭題緣疏用告十方各發歡喜心破慳吝識稱家度力佈粟捐金乃召工師

經始領袖董役州大夫將按籍以考其成使叢林再
闢像教重興種福之田蕪而復治照寂之火滅而復
燄此所以樹無量德結最上果也夫寺以山名山以
人顯厥有自矣有其舉之而猶徂今以廢古豈有所
難乎彼給園施宅何人也今基不待卓錫費不至布
金又合一郡宰官善男女同聲齊願爲之視古人難
易且十伯倍豈吉祥善事必待古人復起而後倡將
毋寺從地出乎諸檀越勉矣偈曰

我觀佛林中種種多羅樹樹樹開寶花花花結真果
分果食衆生果盡樹如初生意本不息來歲復如茲
可知世間財一切非我有但得託善根時聚亦時散
禍患伏多藏喜捨從乃心怨府難久居福田可耕穫
念彼銀山僧徬徨無寧處諸佛行播遷十方焉皈依
爰發菩提心遍告善知識未旦鳴金鈴群迷夢時覺
了然心卽佛破吝修功行總不責果報自作無量福

讀十四首

仲和宗侯像讚

侯也帝胃膺土維峯二鄂之間鞏茲肇石念尔
昭祖繇繇王澤世席其休紫衣丹宅氣以居移神緣
靜懌含英咀華飫彼靈液其禮滋恭其志彌適曷以

儀之如金如壁

如澄和尚小像讚

和尚和尚自供自養有菩提心無風塵狀披衲數珠
貌瘠神王耳息潮音目平海藏立但倚空行以曳杖
出山何管面壁何嚮叩之默然豈淨諸妄我亦維摩
竊有攸望三禪非真四大非障一悟無生便躋無上

題少宗伯子禮朱先生像讚

嗟乎先生予父行也學爲通儒立朝凜風節後進
生多北面事之予少嘗登先生之堂見先生貌古而
軀幹屹立色溫而襟度汪洋侍酒論文令人累日夜

忘倦已又舟送予四十里而後別因訂過訪之盟
予薄遊於外席不及溫而先生亦不果至今且三十
餘年徒想像先生已不可復覩矣偶其叔子之楫奉
先生遺像來索讚予展而視之端冕而拜之儼然先
生復起含笑過予踐初盟也得無神有所通不以存
歿爲今昔乎乃若先生仕不忘丘壑處亦不忘
朝廷才有所不盡用而志固未嘗不自得此其大致
尚在阿堵中可想見焉非丹青所能肖也

程處士汝正像贊

余蓋聞從衰得白從白得老若有嘔乎其言之暨觀

蒙莊氏大塊佚我以老則又奚嘅焉目予與處士交且五十餘年處士雖已踰耆而鬚鬢差白乃其風神俊爽猶然弱冠時而予則衰老甚矣直處士身處闌闌心遊崑閩殖貴賄若虛蹈險阻若矢斯其為佚之效乎茲圖形者又得其意於形之外予益為之改容

梅僧像贊

予爾緇流蚤堅願力沃若龍華淨土期植真空不空至相無相孰圖汝形能無汝障幡動匪影鷄鳴匪聲彌照彌寂阿堵含精如意在手欲前且卻問何謂之西方極樂

李季宣小像贊

何物季宣皎然冠玉望之若仙被以奇服含章為辰吐辭為瀆淮海維揚地靈天篤昔左氏稱公子鮑美而豔子大叔美而文季宣其兼之乎

陸無從先生小像贊

不佞遇無從最晚而聞其博雅名則甚著此一解后秣陵遂為莫逆友今再遇則皆顛顛老矣誰為無從貌者易逢衣為岸巾野服曳杖而步松菊間姿態神情閒朗可挹此政巖壑所宜置即使稽合贊之不敢謂其非託也不佞何言

按察何月梧公像讚

何公故秦人守武昌時予尚孩孺比長從父兄聞公多惠政隋直不阿至冒群疑立發楚世子弒逆卒正典刑定綱紀至今談者髮上指冠勁氣何凜凜也乃竟以此為當時首鼠者所嫉陰行譖而罷其山西按察副使以歸歸始家廣陵為廣陵人暨予入仕則又聞公自為郎時嘗正色拒權璫抗言抑寵幸方士心益壯之恨不一望其風裁今公下世垂三十年其孫昌祚儼然奉公影子來索贊予起而端冕拜之則勁氣凜凜在也嗟乎何善畫者能得公生氣而善讚者忍於負公豈其無丈夫氣耶予不知其解矣

程處士希準遺像讚

嗚呼處士偉丈夫哉何體幹魁梧風神明秀有如其生也而志墓者又謂處士倜儻不群孝友成性賈不射利儒不徼名狂不狃少年俠不扞文周庶幾于木之匿駟儉膠鬲之混魚鹽者乎逮其晚節思返幽貞抱甕灌園懷經種樹屏紛華以自葆委元化而待終則信乎息土之逸民天都之小隱也其仲子浚貧而嗜學遇予白門痛父遺形蹙而乞讚讚之

自讚小像

瞻嘻此予七十老友像也人謂其似予然耶否耶蓋予與此友交自少至老無一日不面第未嘗問其姓名至與共安樂同患難不少變色殆又非面交者今皤然耄矣而氣猶然腴而神猶然王而風襟韻宇猶然磊落不羈望之殊不似耄也夫不似耄安得似予瞻嘻予自有真像卽似非真予也何論不似

徐明府公綰像讚

猗歟都哉公之冠冕南州也豈徐孺子之苗裔耶何其清德似孺子也夫孺子以清德隱而名高公以清德顯而名並高殆于百年稀覯予不自意晚遇公蓋俱留山中日侍廣成子爲掌記久之不倦廣成子曰兩孺子可教矣

斑竹詩筒銘

爾衷空空爾文斑斑惟空乃文衆美斯閑闕若雲笈啓若天關好音千里無往不還

跋九首

跋何仁仲二園記

予性故好園居蓋聞友人何仁仲治兩園雲夢間並據幽勝欲往觀之未能頃仁仲自爲兩園記携以視予則一在城隅一在水村諸樓閣亭館之宏麗木石

禽魚之克物烟霏晴晦之變幻無不繪在筆端種種觸人心目有如行雲夢之渚應接不遑因觸仁仲而戲之曰茲記出二園豈君有哉

跋車牛圖

服牛駕車自少昊氏始中古之世率用以供兵輜其後則卿士商旅並得將之引重致遠利天下惟以車上之飾別等威耳此圖凡三牛車車大小牛之少及御涉緩急具有情態雖縷殘墨敝猶足稱雅觀乃敬美斷以為唐宋間筆而孔炎則又自謂出五代厲居貞手予並不知其解也安得起牛口人問之

跋李文正公辭翰卷

吾楚先輩以相業辭翰名當代莫如李文正公公相業彪炳國史無庸復贅即辭翰在當時已為獻吉所推重而至于今且百年餘雖單詞尺牘學士大夫家珍傳之則又慕獻吉而增重也夫中以林宗折角扇以安石長賈而况公所撰著自有足珍者乎予觀卷中二詩六帖子神情婉雅筆法蒼勁儼然挹先輩高風而知獻吉非浮譽行甫之珍之也知言哉

宋人伐木圖跋

潁州人黃鵠年甫弱冠工白描嘗客遊梁楚間數歲

不爲人所賞識頃因王行甫謁予予視其筆法頗近
小李因携之吳見王元美元美見而大喜之贈以詩
其名稍著此卷蓋在吳門舟中作亡論毫穎纖細意
態安閑玩之能醒人心目卽夫子當大樹下受侮宋
人時猶然與二三子雍容不失常度又似能有所窺
於象外者予益心賞之藏之家當亦當一妙品矣

跋子昂馬卷

卷爲張肖甫所遺云出趙子昂手予卽不能辨真贋
然未敢謂子昂之後無子昂觀此馬方首圓骨張腹
修尾若初出渥洼水中雖銜檠未施而神氣飛動已

有橫行萬里之狀矣其爲飛黃奚疑一僕官引之又
若奉詔開天閑備法駕使人人竦意竊觀神品哉藏
笥中十餘年適安小范過訪山竺出以視之雅見賞
識因跋其後以爲贈蓋小范天下才宜畜天下馬也

跋張幼于座右銘

幼于製銘侑座辭警而衷愴庶幾御溫厚而知穿敝
厭滋旨而識空曠以禔其躬而與一世無迕蓋其慎
哉語有之心與慎垂則心與險會慎斯術也幼于其
無所失矣

跋張幼于諸銘箴

蓋聞古之行善者非名之務心自甘之故險易不渝
初終並篤為能符神契而結人情與夫內折外同吐
實懷詐者不啻徑庭也幼于自所居所御莫不有銘
有箴茲何為者不可謂自甘善乎

江妃賦跋

羨長楚游偶有所遇因作賦以自喜而託之江妃為
名才既俊美辭復精宏覽者無不心艷之而予獨有
微諷焉鄂渚市門逢孿媼安得閑麗妖妙有如賦
所稱其人與子周旋乎羨長曰子不聞宋大夫有言
天下佳人莫若楚交甫與予所遇皆楚妃乃得援故
事以鬯竒遭庶幾其人相當耳予撫掌而咲曰予言
夢乎夫江妃解佩交甫懷而失之且遂失妃所在夢
也楚又有所為神女者願為楚王薦枕席而卒薄怒
自持不可親附徒以微詞相感動亦夢也子從枕席
之間遇江妃將無夢中夢乎第宋玉能為楚王賦神
女子亦能為交甫賦江妃補秣苑之闕文破千古之
大寐庶幾其有謂矣

饒子孟縣手蹟跋

嗟嗟此予故人饒子孟縣家信也大之約束內外督護
子孫以及供賦役謹蓋藏量出納分任僕婢諸纖膏

詹垂以糸和
媿瑣一一心畫而手條之又無一語不可告人今孟
縣公久下世其子于豫奉以為手澤襲以為家珍每
誦一過則哀痛哽咽不止因携以視予予儼然再見
故人也予嘗謂故人古人乃其家信亦近古如此于
豫其知所重矣古孝子有跪讀父書而猶畫壁作棺
象者于豫豈非其儔耶

書三十一首

報同年書

隔歲不通一介之問且只尺也國倫不已薄乎乃奔
走之苦骨肉之戚則又未有聞於典謁者而欲門下
見諒愈難矣頃與試事撤棘後日益卧病顛所收汝
南七子皆一時之雋則先達者實倡之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信矣信矣近况何似案頭著述可使俗吏一
刮目乎兩郎君風氣日上想當非久大成以究門下
所未盡也去歲造訪酌中曾得一律久忘書上亦愧
不工今特書一扇奉寄併望賜和薄有所修於從者
伏惟諒之

復許相國書

國倫楚之鄙人也仕鮮令名退嬰多疾卽操觚學為
小技三十餘年曾無字句可希作者頃以一二故人

詹垂泚系禾
卷之三
憐其老而無述不擇蕪穢趣之付剗厠氏遂敢自忘
踈賤乞序宗工雖介茂承先容而實惶懼非其分乃
今書且垂成而佳序儼然適至不有大幸其奚以蒙
序中至以雅道區別一代數子而使國倫覩其間尤
過所望何閣下之愛國倫姑息甚耶夫孔室四科望
而未見鄭門六藝辨之爲難若閣下有所試而與其
進則國倫雖耄不敢不勉矣頒惠諸珍並非山家所
嘗見心感高義告之司藏惜不然之灰無可爲報恩
地耳茂承赴京先此申謝伏惟台慈諒察

報郭美命吉士書

兒子還得奉華牘知不見耄幸甚至聞哭太夫人過
哀而又出入山隧間卜兆且未遽得殊自辛苦此自
慎終之道然亦可以惇世俗矣夫以執事生平負奇
好古一解褐卽從館閣遊讀中秘異書而習見絲綸
所自出命世之學宰天下之才蓋自今橐籥之矣竊
在通家不勝私願程萬里者生武經門人也不知執
事何所聞而召用之豈非太夫人之靈與名家世德
之驗乎此其人雖遊於形家而實慷慨好義用之必
不負所知也

復張翁王書

歲暮得縣使... 人謬附知... 建業姑蘇... 畢竟非吳人也... 及改正故亦未敢遽傳明公與元美序則膾炙士林久矣日內又得許相公一序刻未成姑俟另寄草草復

復那子愿少叅書

某伏在丘樊蓋從諸詞客聞明公大雅名已操舟過弁山則明公儼然先之又從兩王式兄弟聞明公識

畧襟度非諸詞客能尺寸也業已心嚮之暨明公執珪仕楚則以宇下之分不敢輕率通姓名會張興國丘潮州王太學胡山人三致雅意益不知所自豈朽耄尚足與言耶明公甚盛德矣比聞督漕赴淮道經富口竊不自量僭擬一望顏色屬津程緩急非索居者所能知匍匐江門則仙帆飛越遠矣政自悵悔而命使在門細閱來書情文款密生平爾汝交殆不是過自顧謏薄何以承之惟是齊魯人天性文學古勿論矣近自廷實于鱗為明公嚆矢而明公新持牛耳爭長稅林即海內多奇鮮不相下而猶有下問焉不

登作者之庭不已也可勝歎服

再奉許相公書

初春胡茂承行業已附書申謝旬日後乃得奉佳序
入梓成書蒙冒寵靈腐朽生色譬之野人冠玉望者
改容俚婦佩蘭聞之爭臭然非其有而竊其似內愧
滋甚矣屬貢生莊某就試 澤宮敢以二部託之獻
典謁乞賜留覽大加繩削第令尺牘可傳庶幾不爲
門墻玷也莊生蓋某總角交而經術行誼至今賴之
相輔顧以數竒弗售晚通貢籍將介一命以爲日暮
途遠計心竊憐之倘蒙閣下矜睇推移卽九遷國倫
恩猶過之矣緣恃吐握之風忘分瑣瀆不勝惶懼惟
鑒亮幸甚

奉大司馬張肖甫書

前歲得桃源令致書併浙中諸大作讀之神情並至
且知擁傳還京銘功大常業已草四詩志喜無便可
寄而漢陽劉生嘗一索字先容未敢保其能通心也
已又聞有總戎薊門之 命兩年邊燧一舉三關晏
然可知名世勲伐必待其人乘其時而後振也去春
曾過弇山會元美語次極稱足下將相才福吾黨諸
子所不能當信矣信矣小集新成恨不得足下一叙

首簡今附荏貢士一部併錄四詩爲一冊陳上乞賜
裁教萬千莊名以善第之總角交而經術行誼至老
更相師友乃竟以貢籍晚就心竊憐之且家無四壁
旅乏懷資卽欲懸次乞一文學官恐亦未能枵腹待
也敢以託之足下足下豈吝一日之享不使寒士誦
大恩乎第年過六十飲食差強每念同袍故人心輒
怛怛動不已想足下此念同耳草率布其區區伏惟
亮答

報湯海嶽書

十年前有方山人自豫章携足下書來知國倫在足
下神交之末啓緘誦之皆莊列左馬旨世人且不能
向敢望能作乎久之聞足下登第後即有所陳諷失
當塗意抱牒南游則所謂吾道南也南益重矣夫復
何言國倫老於觚管卒無寸牘可傳非才之罪學無
術也有如足下才本天授而學又足以益才用意無
今用事無古海內諸名人見者無不避舍何有於國
倫而猶齒及之乎久失報書馳念若渴屬稚子士良
走南雍便草草爲問併以拙稿附覽士兒微知嚮往
幸進而教之

報少宗伯忠銘王公書

恭諗明公負命世才應時崛起為 帝者師為一代
文儒冠冕其不敏亦嘗竊窺述作之林而聞學士大
夫之緒談矣企仰宗工何止避舍顧十年以前役役
賤有司無階一望清塵非久則幘被還山迴與世隔
卽不肖姓名人且見厭敢復言薄技於大方之前耶
頃自友人郭美命任白甫移書儼然以海南四景詩
見屬且曰明公意也業已強顏應之猶冀其為我藏
拙也豈明公不以為蕪陋而收之且獎之乎異事異
事在昔聖人刪詩不擇國志史臣論世雖稗官野史
錄焉明公蓋命之矣見贈四章情至而詞益高古所
為詠五指峯者又恍焉嶺海可縮坐我飛巒絕磴間
也因得如數和荅幾未免學步效顰之媿矣附使陳
覽併致區區之私統蘄崇照不備

與郭美命太史書

鄉所為四景詩強顏殊甚而宗伯公乃以為可詒書
見報賦四詩贈之豈謂不佞承執事下風未必無一
語近耶若執事又以奉寄俚語為可則不知其解矣
與任白甫書

以執事才謂當取一第探囊耳而猶濡滯少時咄咄
異事豈其好簡古之過不免有字句揆俗目耶前書

已微諷而執事之諫不止竊有深慮焉幸執事自度以輕重為緩急也宗伯公躬吐握之風下問巖穴賤士即見示六詩洋洋雅音矣執事又欲不佞從而和之獨不惜形穢乎士兒不遇遠勞惋惜然不蹶於山而蹶於堙似有天意焉比來閉戶抱書風氣日上異時不負名教則蔡夫子之賜大矣使旋草復

報張郡丞書

明公真心愛人而人樂親之即杯酒迎送之間可以觀德政况鄙人受明公厚遇萬倍尋常者乎偶送王詩御出富口而華絨適至情誼藹然又雙鶴翩翩若自緱山飛來令人遽欲騎以仙去俟歸至北園時持細酒聽其九臯之聲而協八風之舞大媿快哉吏旋草草申謝

荅蔡督學書

側聞明公直節古行間關畏途且二十餘年而宏辭高論所至爭購而傳之國倫蓋心嚮往焉恨無根柢之容於記室耳頃有天幸明公來執楚珪謂可計日親就又以一二子弟在序過自引嫌未敢輒通名姓會得明公所撰武錄序文讀之歛衽嗟服蓋不獨詞格高古絕類秦漢人即兵家機事邊圉壯猷未有能

詹明公一籌者國倫何止避三舍也邇來習懶負病
政自屏鉛槧罷詠歌從方外人業養生習靜觀空微
有所適乃明公使至儼然授手書併以五經翼及紀
遊諸大篇投之復中其所心喜而好古好奇之興勃
勃不可遏漫成三詩奉答來雅不自知其紕謬甚也
萬一明公不吝教乎望望冬間取道下雒國倫謹奉
以爲壇盟第計 榮命且下不待冬也甌甌洞一木
一石皆知含意以待豈國倫不願爲負韃乎

報趙太守書

中州之游於天下遇而不遇乃鄙人免後始有以國
上遇足下者鄙人蓋心遇之矣可勝私喜耶尊翁高
卧遺澤在楚人甚深楚人思尊翁即亦願足下重來
保釐綏輯之足下今且握玉麟符制股肱郡政視頽
渤聲徹兩都開府之日近矣豈必薄楚而使甘棠之
詠不繼響耶望之望之鄙人日就衰老且當饑疹之
年生計蕭然情興落莫每念往昔雲日爲愁適稚子
士良赴南雍便令代申起居此兒稍知嚮往而本業
亦不甚荒倘辱進而教之亦可備藥籠一物也

報劉允陽司成書

國倫荆南鄙人且伏在林壑無可自通於尊貴惟是

齋居念世每聞 朝廷登用鉅儒輒鼓腹稱慶不啻
若九鼎大呂之重景星卿雲之奇也况我明公以天
下才乘時奮興巋然鼎甲蜚聲館閣垂耀虹霓風躡
夔龍辭嫺左馬異時相業光大可占所為 社稷靈
長造福非淺鮮也私心傾嚮已非朝夕茲者士兒赴
監將得稟律呂於師襄受繩墨於匠石卽其父亦在
教澤中矣又安得泥未同之迹甘自絕乎伏惟台慈
諒察不宣

報魏敬吾司寇書

往歲附徐參軍上書問候諒當無它浮沈非久卽闕
大司寇之報乃暫去北而南知閣下主盟斯道心在
王室比不爲邇尚不爲遠優游翊贊弘夾輔之勞以
竟天民之業茲其時也第索處丘樊漸就衰耗然目
覩四方災疹邊燧明滅無時竊有杞人之憂虛勤漆
室之歎其在閣下身任天下之重長慮却顧抑又可
知願須臾無死以待 朝廷蠲卹疆圉平寧庶幾旦
暮事乎稚子士良居業南監遂得藉爲書郵令之代
申契濶并致區區之私伏惟台諒幸甚

報馮元馭驛傳書

閩門枉駕白圃留歡視燕邸邂逅時高義又數倍矣

扇頭長律字句精工奉揚清風宛在左右歸後不聞一耗而台從入西粵更令鄙人增疑顧此時所在多事西粵稍稱備安姑信步以待何如僕老病日甚第於文酒間興復不減明春且七十門下忍無一贈言乎彼中士人有所謂張羽王者博雅君子也為生同社故交門下曾物色否問之南孺方伯得之矣

荅陳明府書

明公之治雋也乘夷黔之節而蕪賴渤之政蓋四年于茲不獨雋人歌之即餘潤流風溢於比壤而比壤之民且不勝延頸顧安得一鄂諸長吏人人明公平國倫伏在丘樊無復世念每聞明公之風竊為鄰國私喜尤為中州人物增重至於明公聞望勲業則不假獻賦日隆隆起矣獨愧衰遲懶病不敢以姓名求通塊自絕罪無可文詎意明公不討其過而闕其無他儼然命使存之尺牘綢繆儀文腆繹遂使腐朽生色薜蘿分榮循省莫知所自感何可言讀所寄書志慨然嗟服向所見近志似一家言今則一邑言也明公卧理此徵其緊矣

復唐君平書

往歲不佞以職事從令伯於嶺海嵩河間契若金蘭

義同手足自不佞得放還山而令伯且無何下世回憶二十餘年僅僅駒隙存亡之懷結不可解頃不佞衰老已甚百念俱灰豈知門下尚推令伯餘愛儼然詒書問之似謂不佞尚可與語益令昔心復萌不勝山陽之感此聞梅泰符云令伯有子且賢是以世家學竊復心慰至欲執手道故則不能翼而往矣奈何門下才美大授而又瑩精好古非老朽所敢當異時樹幟詞林流聲金石稱不朽之業必門下無疑也望之望之泰符詞華則麗酒態磊落大是江南佳品而獨於舉于業不得肯綮門下得無為之槩括乎倚醉東書不自知所謂幸諒

報李本寧大參書

明公自大梁之南頓生初不知其解已聞有西河之痛其邸署不吉遂不辭遠牒不厭積薪而去以避之其然豈其然乎乃好事少年反以是為口實而浮及其他以中之卽蕭蘭異臭玉石終不相濟然文章憎命末世忌才陽九之厄未有能自完者生最無聞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後王元美才名最盛而蒙謗議獨多嗟乎明公豈能免於今之世乎始自養晦數年徵召安車且下矣生所晚交廣濟家山人巨源貧而

能詩詩又不襲諸山人口吻蓋嘗游肖甫助甫玉叔
秉器諸名公間頗為所賞識茲且溯漢江上雲杜求
明公之廬一舒其生平傾向愚意門下食客雖多未
可少此清狂品故敢削牘為之先容幸闈人入之

復樊山王書

頃我昇甫樂善安貧僻居別館國倫得以矯屐託小
徑而入奉教移晷清風襲人是避 王侯之享而尋
儒者之樂蓋古今希覲矣契濶二年無間通候厲兵
荒之後十口嗷嗷幾不能自振而獨銜杯嘯咏未盡
廢耳忽奉手書且有執筆之委而祝之腆緝何可當

日內家冗蝟集客履盈戶所示諸集尚未能啓緘
閱謹先拜命容少間當次第勉圖之蓋國倫於昇甫
投分不淺義無可辭惟少緩其期幸矣筆卷為昇甫
家珍一旦割而見遺與受皆似未安且有 高帝遺
像在尤非臣民之家所敢貯也 謹用歸璧餘竦序成
之後奉報不宣

報舒給諫書

春首有書附盧上舍入京奉候 未知得達否旋聞以
直言見放為世道重為鄂渚光 且與嘉魚咸寧相繼
而作三鳳鳴此一放也蓋數倍於九遷矣山中朽壤

不聞理亂然為天下大本慮亦復不淺且主上明
聖未嘗棄直臣直臣進言批鱗逆耳即萬死不避何
言放耶明公哲士惟有安意以俟河清耳知明公以
暮春還里亟欲走唁旋以病奪久之則瘴暑逃之深
谷矣偶便先附啓居姑俟秋涼移舟造訪豈明公所
弗與乎

報徐行父庶憲書

江上之遇平居所不擬寢寐所不期蓋結志素敦馳
神且久天亦因而輻輳之不然困逆石尤風炎氛蔽
岸怒濤蹴天兀兀坐蘆葦三日不得解纜何為也哉
雖其時抱病戒飲而十六年契濶之懷宜寫幾盡蓋
可謂寸晷而千秋矣歸語山妻稚子莫不鼓掌稱奇
乃旬宣之駕不之楚而再之粵使國倫又有勳望羽
王何厚幸耶國倫明年七十倘得苟延須臾明公開
府來矣年來強飯如常兩孫娟慧可教而呂氏女且
抱甥目前賴以為日無它羨也

報張逢源工部書

稚子士良歸自白下述遇明公甚奇而明公視之大
厚既觴之且館穀之又進而與之言詩稚子何知蒙
茲異眷即其父木石人未有不知感者已得贈兒諸

詩讀之清新俊逸駸駸大雅歷下故多才豈聞邊李
之風而興乎鄙人不自量蓋託之于神交矣

與趙仁甫書

稚子回自南雍誦說高義不容口且拜書儀之惠甚
敦無任感激每念仁甫詞才吏事著聲江南翹企
徵書不遠朝夕去春忽聞左遷之報大拂輿情無論
鄙人愕然即坐客門人亦多憤憤變色此遵何說哉
新安友人間言釁端起自同類世道益復可疑願仁
甫安之絕口勿言所從來則受大致遠必自有時鄙
人蓋嘗屢躓世途飽經羣態亦有味乎言之也密邇
潯陽會當乘興造訪舍親張侍御即可為東道主人
相見幸先及之

荅蕭合譽孝廉書

越疆見訪累夕交歡且得把玩高篇有如涉珠宮臨
武庫光彩奪目應接不遑媮快甚矣第家貧歲儉不
能為從者共芻糧以致飲不逮平原之期罰不依金
谷之數足下興盡而返得無為地主藏污乎從者重
來惠我雙玉鼎情敦價重鄙薄何以承之業已與子
婿親朋呼醪相勸酬共誦高義無量而又念及小孫
餽以精物何用情過乎銘刻銘刻日內偶有小冗篋

爲酒困時時負病即朱子上來僅僅一醉而別耳留
稿三簡已閱其二屬風雪中開卷擲毫微有呵凍之
苦故尚未能卒業俟新春同拙序馳上幸勿誅其愆
期也

報呂惟烈書

日來兩兒俱下第家祚可知跂望粵書踰半月尚未
見至豈賢壻亦有所待乎尊堂老夫人秋來康勝姑
婦極相安第望賢壻榮捷早還以晷爲歲小女藉府
門餘慶及老相公之靈於九月十三日丑時生一子
貌相命數易養易成此賢壻之大福賤夫婦之深幸
也因憶老相公當時欲返故里先託子議婚而後選
地築室意頗深遠幸而有孫雖九原不起其靈益安
可知賢壻以爲何如

報張叔見郡丞書

累日爲明公事鞅鞅不能平敝州士民尤極感歎莫
知所出將走控兩臺又以有所畏而中止此其故似
可端倪要之明公不必問也區區下情韓公祖則深
知之無可奈何惟有仰屋幸韓公祖以贈言見委稍
得爲明公輸寫不白之心備極畏途險巖之狀竊意
明公見之可發一咲浩然往也何如何如楚蜀殊疆

黯然長別引領西望涕下淅淅謹遣人江上視行物
不成贖惟明公照之

報孫玄亮書

玄亮江東奇男子也坐談須臾鋒穎勃不可遏即諸
篇稍有好新之過然明珠照必十乘良馬駕必千里
其進容可量乎勉矣勉矣抱病抵舍始屬贈言偶付
使人寄上諸幸裁諒不宣

報徐南孺庶憲書

分携十三年往往夢寐中再覩比其覺也益復凄然
涉下安得前旌入楚爲班荆道故地乎弟且日向衰
頽嗜酒耽詩興尚未減即兩子淪落孫尚可娛亦
不知世間何物可勝貧賤獨以里中荐饑大瘦風景
蕭然不能無隱憂耳羽王京兆粵西才子撰述簡雅
遂成名家自受知明公而其價倍重因而有山志通
志之役山居藉是不甚荒涼且辱明公愛及其兩兒
益感厚德不容口竊敢爲道謝曩見羽王寄有蓮葉
洞詩謂與明公同游見懷此何可當也

報方金湖大司馬書

曩者小僮還始知老夫人捐帷幕竊爲閣下關情第
以道遠歲凶不能遽申一奠無任耿耿遠勞大兄千

里見枉屬以誌銘敢不拜命之辱第思老夫人榮膺
八座禮冠蠶宮餘慶流光恐非賤士所能贊即閣下
所交名公鉅卿握如椽之筆以待指使者不知其幾
乃不它屬而屬之國倫豈其以國倫爲四十年窮交
不忍相棄已乎委非其任益用懼心容當取間構思
具草請質至於珍貺見遺皆貧家所未覩情文鄭重
感刻當何如前詩序畧增數字附大兄轉達統惟裁
諒不宣

甌甌洞續彙文部卷之十四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刊

書五十六首

奉少司寇丘公書

不望台光廿載餘矣人壽幾何長別乃尔且長公登
第心喜之而不能賀及其物化心哀之而不能吊同
袍之謂何而顧忽然自處以薄人情哉卽老丈憐而
見寬臯固不容遁矣邇聞卧龍復起雷域中而雨天
下第雖伏在草莽與有榮焉每聞大議輒爲 社稷

快心書稱稽古澹謀屬之耆老今其 皇上用耆老
時乎延佇太平幸強飯自愛第自得放以來頗安義
命業已知灌園之非賤食藿之非貧矣惟是一念故
人輒動悲感偶便附問幸裁察

報蕭翰林書

往歲得劉生戴生所致書知閣下不遺蠹朽尚欲引
而溫澤之古意相度具見不勝感服今閣下優游禁
近日讀中秘異書以媿辭命而侍調燮卽吾鄉二左
屈宋且難在先達何有在基而猶及之敬謝敬謝

與趙稽勳書

自從著入京書郵斷絕山澤遺朽望天漢彌高矣古
今詞人多不善藏其用往往媒忌賈禍雖世俗妍淺
而君子之自處亦不應若是踈乃獨明公負兼才而
厚德又足以將之故享名而不爲名所累玩世而愈
爲世所推此必有妙用存諸君子拜下風遠甚矣客
歲偶從白下覓鐫書者因得握手在田班荆道故夷
猶名山古寺者幾旬日然未嘗一舉杯不北嚮念明
公也逮閱于田新詩大自賈勇精進其在明公益復
可知安得尺牘見遺慰我饑渴

與徐懋誠書

實其期衰朽故人不勝延佇拙集諒已槩覽倘有可
采幸不吝一言重之

報許相公書

前月初舒翰吉行曾附啓候屬小刻佳序近遇善隸
書者另書改刻蓋重之也書成無郵寄覽偶年家楊
伯武赴京便謹以二部附上山中病癯無它過望所
上願者四方無警百畝有秋可忘憂以終老耳計閣
下參贊調燮定當遺天下以安而某何所用過計臨
發不任延佇

報耿在倫少司寇書

伏自明公再起正氣復伸布圖世運不小雖於第有
雲泥之隔然明公親見道行而第亦躬被末照且得
含舖鼓腹爲田夫野叟倡亦明公之賜也今春重游
太和遇鄭陽李中丞於途坐談兩日夜多所新聞此
公兼才遠畧世所共推乃其學術之精心術之正則
明公流亞也渠亦尊信明公不啻自口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信然哉

報大司馬張肖甫書

莊周兩生相繼還里中並得手教且大篇盈牘蓋以
兼金芝草之惠與若兩生侍坐時寒溫語卽三十年

交情數千里遠念宛然旦夕眉睫間也感激感激兩
生並戴恩遇之厚且捐費橐裝莊已踰涯周亦無復
過望足下猶以爲未至何盛德甚耶邇聞薦晉宮保
入握兵樞夾輔之勞定當銘鐘鼎傳竹帛卽巖穴樗
朽借光爲多且使輕薄少年不敢謂詞人無當於世
用也喜曷可言適州官入覲便附起居諸不瑣瑣

報元美司寇書

商舶還得足下尺牘且知元馭自元馭元美自元美
有味乎其言之也元馭初入政府逢楚人輒問不佞
心極感之但不敢通一訊夏時偶逢閩中故吏附一

書併小稿候敬美未知得達否家信爲一問之兩郎
君想當連翩翹舉君家累葉光美尋常視一第自海
內士人望之難於登天頃不佞兩孺子在試文氣小
有可觀然不敢預卜蓋曰有命耳別後體中無它酒
德小進頃伯玉書來謂入秋當赴來玉之約殊令勃
勃興動姑俟遣女後爲東計耳曹子念久許過訪不
至云何

報黃鳴臯憲副

使來遠矣非故人高義其誰數千里外致慇懃於空
谷耶感謝感謝邇聞騶從巡行下邑郵患賑饑澤遍

蒿萊謳歌載道萬山三峴不足碑矣又一方兵政載
修雖遐陬亦藉以無警何幸何幸武當之約屬冬春
間當遣女恐不能速赴卽赴而故人榮遷行矣奈何
前寄小刻政愧無當於大家乃謬加獎許豈生所敢
望乎使旋草復不任馳念

報何仁仲書

久不得足下耗且無郵致一字通心西望卽子豈其
異域墮使在門授以尺書知相念甚及讀兩園記則
益牽我遊興恍焉坐二杏浮三洲也何當從孟孺之
後客足下幸舍哉新刻諸篇種種豪宕而有致卽一
二可刪無害於完玉司理公江表聞人而以文事見
委愧非其任第重違雅意奈何足下與孟孺有見在
之約喜不自勝北園初春當埽石漉酒以待

報錢司理書

某跼伏草莽老且病久不敢問世路人然如明公入
楚則龍德鳳苞楚人無貴賤遐邇無不快覩而誦慕
之業已神交卒亦不敢通咫尺之訊蓋草莽之分也
豈知明公誤耳遊談尚以某爲可與語折節輕千里
枉使問遺某殊不自意夫以明公江表名家腹笥典
籍筆挾丹青握讀來書窺一斑矣乃使其充贈言之

役何異乎般曠借耳目於塗人哉愧甚愧甚日內偶
有兒女之冗不及構思少間當勉脫一草請質惟原
答千萬

報向葵卿侍御書

而使華牘鄙薄何敢承乃山川千古待予兩人一發
其靈則世之所棄又天之所予也屬此時殘暑尚雷
又將有事家廟未能遽出姑待遣人爲期而往幸諒
之族人事屢藉鼎言戴德深厚及世世也豈其敢以
短褐管屨赴尊貴之召乎感謝感謝適見公家季小
試卷鋒穎殊銳卽大敵無怯矣造庭趨賀殆其期乎

復朱子得使君

經歲不通問相望爲勞小稿成書時亟欲寄覽求正
苦無便郵今會行父道執事有過訪之期業已掃逕
除榻用俟傾倒久之則載道將命至矣光景如流佳
會難偶計執事從吉以後又當有遠遊通家知音引
領何向能不悵然乎沁亭諸草爛然藝林而以彈射
之役責之鄙人何執事虛懷甚也來論甚嚴遂不敢
自外微有評騭敬俟尊裁

與子得論詩

扇頭新詩種種凌厲別後竒進一至於此可謂不負

知知已矣及閱沁草強半參差豈里居與宦游其致固不同耶乃執事雅志少陵而少陵之自謂有日語不驚人死不休苦心可想又曰老去詩篇渾漫興則至老而化也執事當盛年學杜奈何采其漫興而畧其苦心耶大率五七言律當以少陵十二家為鵠不厭沈着渾雅絕句當以李白王昌齡為鵠不厭豪爽奇儻七言古當以初唐諸子為鵠而以少陵之氣魄運之格愈宏麗句愈森嚴斯為難耳其有任意縱橫夾雜長短句皆于鱗所謂英雄欺人耳竊有所不采

再論

報鄒彥吉督學

夏末秋初兩聞郵報業已兩遣使持二詩候之江門不得望前茅而返比州吏回則生以瘴暑憂旱病臥幾不能興索得長書與大篇讀之不覺清風灑然投於咽而襲於腋病去可大半嗣又聞舍舟命駕徑趨鄂城携手再晤之盟兩不及踐悵云如何且山中病夫百禮都廢又子弟列在膠庠引避嫌迹遂不敢修虛文稱賀中意久不自安在明公必能視生形骸外也

報王開封

中州之遇極荷相知蓋自屣棄以後抱影蓬居無聊
一問天上人矣開封股肱郡累歲灾疹萬戶嗷嗷茲
得藉明公拊循而賑卹之想當比屋更生無復愁嘆
流離之苦竊亦爲之慰心并州故鄉不其然矣邇來
篇章盈案引領殊渴幾時洋洋乎來哉

荅顧子敬

春間往反江行不見子敬悵悵有所失乃子敬書來
重以久別爲念神相感哉至所論過時之歎幾不免
自傷乃古人所爲重厚積貴晚成謂何而子敬乃尔
也黃沙小地生冒虛讓之名而君家未享其實至今
負愧于敬每以爲言何易德耶而生愧益甚矣邇時
病暑閉關僅與萬里一朝暮見見亦蓬跣不爲禮子
敬愛我其俟秋氣稍清而後來乎適有君家襤襪客
鄭生貢士以逋亡命過敝州因而枉顧生實不能毀
性見之似已有微憾甚矣客之不相知也面時爲一
解何如

報王敬美督學書

往年西歸江路頗安穩足下以訛言爲第繫心蓋所
謂愛至慮亦深也自足下入閩音耗遼阻又久不覩

邸報不知足下已榮遷未能以一言爲賀想當見原
元兄書來約第再往屬當送女不及赴意在明年春
秋之間爾時足下或以絳騶過里則大快也小集政
望批評示我更定乃槩無一語彈射謂何所示入閩
諸童精雅爲甚而三論與諸士業則兩兒爭寶之矣
兩兒並落落而諸從兒游者又多翩翩豪舉時命通
塞固然哉而賢郎與諸賢從亦復暫息何論豚犬兒
哉邵武人來第適以其口送女百冗蝟集且無以荅
貺諸幸裁諒萬千

報大宗伯徐明叔書

去歲曾附數字一詩爲問久之忘其郵爲何人矣向
奉郎中見慰書謂回首二十八年如一夢嗟乎千百
年亦一夢耳丈今懸車海上目觀潮汐盈虛曾不及
晝夜況浮生世路乎惟是去歲入吳不及一造再奉
笑語悔恨以至於今幸元美尚有續約果徃必不敢
自外也茲乘劉生便敬附起居併小稿一部寄覽

寄魏舜卿太僕書

長安之別一瞬二十年第且老矣再晤無期舊懷彌
篤且出處異路音驛寢疎如之何不悵悵也爲念明
公初以觸悍相排君側巨闕請劍未成懸車巖下

正氣大節炳如三辰明公豈復自意有今日乎乃天
佑皇室世路廓清登用碩儒為斯文盟主則天下士
人並逆覩而企望之矣卧龍復起卿雲俱升延佇治
平可勝舞蹈第自罷河南以還無復長進第安貧不
廢學差足遣其餘年耳明公能無一念及乎

荅雲仙宗侯

客冬奉來教知君侯已悟無上秘非止為長生住世
計也其婚嫁初畢且將從事於斯第恐不得其門耳
異時扶唐敖之杖結向平之期倘得從君侯於三山
五嶽間乎未可知也

報丁元甫書

春首報書後聞天下計吏獻績承 恩未有一出海
陽右者斯文九鼎宦轍康莊當自茲定價桑梓故人
無任忻快卽以久任之法不免再還故邑則故邑人
借寇天幸然內徵有期矣某垂年嗜酒筆研漸踈時
有結撰亦多醉中漫興不復程於大家自潤草以後
無一語可奉足下覽者言之不覺自失許相公不佞
故人且足下知己而不佞又與足下為莫逆交則執
筆之役宜足下及不佞也但不佞巖穴人不能為相
國壽託之乎不知可耳乃又為人執筆是知而不賀

恐涉虛情且足下獨不為巖穴惜乎特愛懇辭乞賜
原諒千萬

與朱上舍書

曩遇足下燕市中造次投分不減素交至以妙藥見
惠使數年老眼猶得華燈開卷徼福為更多久之不
可復得矣在大梁時為草山中葬母詩奉寄不知得
達否偶會貴鄉林肩吾一問起居千里心慰因以前
詩再書一過附覽諸幸茲亮令兄邦憲諸郎想都克
肖年來有登第者否併問

報沈孝甫太僕書

往年齋捧尚得一會京師雖咄咄車馬間無暇倡酬
而聲氣自相求應獨恨繼見之日少非久僕作山中
人矣山中業與世違於中一無所繫乃明公之被譴
而出應詔而入大於世道有關僕未嘗不嬰情焉集
中三詩畧見鄙意道遠莫致明公得毋謂鄙人非人
乎今者南滁之行不知所謂然名山重地非至人不
能享知明公蕉鹿視之矣偶乘俞公臨往謁之便率
爾附候諸不宣

與王行甫書

屢負訪期無以自解屬此月廿日士兒又添一孫不

勝賀客之擾適又送州別駕行別駕故御史以諫麟
謫蓋方正人也瀕行索詩文數首應之亦不勝運肘
之勞故復濡滯數日而使問再至奈愧心何擬五日
後無客卽發舟徑抵柯山雖巖寒不爲阻詹仲子前
三日過索毋銘亦已面許王敬美目空海內獨推尊
濟南一人乃今齒及不佞謂與濟南互勝又似深相
知豈其所造漸入悟耶然不佞自不能當耳三文槩
閱一過獨世德篇引事累重反不類古作然乎否歟
容面請

報王元美書

王道友回得數字未幾使者遠臨具悉近况至以敬
美遺稿序見屬似非弟力所任蓋敬美天才鴻筆爲
一世所共珍而所交名公鉅卿可託者不少何取於
第第重違尊意義不敢辭且弟識敬美弱冠時中間
修通家之好附同調之盟垂四十年情誼殊厚而晚
年於僕更多獎借至謂弟近體詩與于鱗作死後戰
場未知鹿死誰手其言雖過而相知不可謂不深故
又不忍辭也屬諸徵文之責叢挫一時披閱敬美詩
文又不欲輕遺一字久稽使者旬日後乃得伸楮濡
筆勉就蕪草倚牘自顧赧然增慚非惟結構不佳抑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恐評騭未當何異以莖莛擊洪鐘引雜繒而緣龍衮
乎幸足下爲我藏穢無已則繩削用之是所望也重
損佳幣空山荒歲無可奉酬幸諒此併謝前許胡孝
廉所編詩數久未見寄豈忘之乎頃於敬美集中又
見有所謂詩測不知可併惠否

報王公子書

僕於尊公修通家之誼者四十年凡三聚京師一遇
吳下亡論接杯酒談稊文卽兩家休戚升沈相關並
切不忝古道交矣自去歲得凶聞後神氣氣結束望
與心願詩不盡哀奠不成禮遂爲此生缺事遠勞信
使以尊公治命屬序其詩文從冗病中草草卒業如
啓武庫而入珠淵光彩奪目無一種不驚世此得之
天才非徒學力大也以拙年而任首簡殊無當於大
家徒類用莖莛以擊洪鐘引雜繒而緣龍衮耳重違
尊命脫草附覽併謝豐贖不宣

報趙夢白考功書

舊誼在衷雖久且遠曾不少渝曩在丑戌二春嘗因
門人之計借者兩上短啓並未得報音或者天曹之
門典謁未易通也顧又聞執事自入天曹時起草在
朝時請告在野乃所建白則冠裳正氣而所詠歌則

風雅遺音夫至人不有一世乃能用一世有如執事
豈直用一世已哉僕老矣嗜酒嗜文不減往昔獨以
十六七年不拜故人一字鞅鞅有缺望焉

報宗良王孫書

屢勤書問含意獨深乃過訪之期久而未果生固料
足下必不食言而亦必不能遽發也每謂足下少負
奇年入始衰益復好學稽古砥礪名行藉藉佳譽大
為詞苑增重顧猶有一日意外之事聞者咄咄豈足
下老懷能堪乎幸且安以俟之金雞未必無鳴時也
扇頭贈詩字句深穩不忝稱詞調新舊兩帙業已知
命僭為評騭大都求微疵於美玉責纖累於純鐘而
生之受益足下反深矣幸更裁定秋暑作毒食不成
味卧不成寢草草數行附公臨以報不知所云

與用晦宗侯書

去秋僮還知足下有所苦第亦大自不安今年客自
豫章來者踵相躡每問足下起居或言其畧或默而
不言且望一字不得國倫罪人哉然足下之不必全
小信為貧也而第之不能仗大義亦為貧也假令當
時管鮑皆貧管豈獨不知鮑哉用此或可解罪萬一
如何如何俞公臨住小園四十日且行因得附問

與王行父書

暫來忽去每示人不測且當溘霖暴漲時短棹夜行
冒險何謂倘從者小有所戒而主人之罪滔天矣豈
獨不能留歡耶來論云云益令人錯愕此後得無加
慎重也前領佳稿屬為遊客踵至未及徧觀已視孫
疹幾危復平尚以藥石為乳丘讓之行纔三日俞公
臨尚住北園揮汗將迎病憊為甚使至適有齋祓之
俗僅與之分蔬而飽良可自咲乃所惠彝器珍品領
之踰分且值荒落無以答祝佳稿序即容取問思之
新詩並妙而哭茂承者更自悲感友道之厚情見乎
詞矣

報蔣嘉魚書

某舊遊閩中竊聞明公瓌傑名即無幸一望顏色而
心神嚮往久矣頃伏山樊念與世隔者十年不敢通
貴顯即明公儼然出宰我隣邑亦未及知然福星無
照甘雨餘滋隣邑見休楚人均拜其賜矣使命遠來
問遺牒繹殊所不自意豈明公不知其不肖而哀憐
之耶某今耄矣恐竟無以報明公奈何故人黃大理
睽絕十九年萬里一書不次枉函幸為致聲

與門人黃廷評書

故人登第欣喜欲狂第丘壑汚腥猶性成癖久不通
貴顯遂亦不敢修一言之責亦自絕何乃故人不責
其跡千里問遺高義脫 薦郵書何以承之媿甚媿甚
至以出處為言則病臞 多矣惟有抱書問藥以送餘
齡它復何羨乎幸我故人力學砥行乘時樹勲翊宣
主上明德卽病臞亦與有末光焉

與門人孫武昌書

自許下一暗而別蓋十年餘無日不望吾子升司徒
策高步為吾道鼎重偶中夏得報吾子已懷牒就鄂
縣將無所謂仕有時乎為貧耶幸此時當塗率以治
行為才品彼由科貢而登臺石者迫相望也卽公為
貧而仕無損於高步矣勉之勉之君家宗伯身後事
體有便幸詳示

寄大司馬兆行方公書

頃年附一書感使又附一書程武生未知得通記室
否一念西馳老而弗替且相望不滿千里欲問起居
未易卒得撫今思往勞勞如何去歲會崇陽劉應占
詢知近况甚適私心大快今年春意將買舟造訪兼
探赤壁烏林之勝又為兒病中阻入秋則以里中早
潦為家口計不遑徒使神爽飛越耳計明春且赴武

當回舟時可得乘便登龍一瀉十九年洞窟明公得
無與一醉乎

與大司寇時良潘公書

自武昌熊生人京曾附一候而熊生業已辱厚視寄
言感恩未幾弟入長興哭徐子與墓還過湖城登道
場山望見昔所嘗詠毘山芝林儼然挹故人清風在
霄漢之外也時恐為人物色遂拏舟夜餐悵悵以至
於今比歲聞我故人為 朝廷持大體隨中飛語納
綬還山天下士人無不錯愕股弁何論弟也情見乎
詞矣今佞人已放 朝論著明雖故人高視世外而
在朝者無方買舟果糧念屢發而中輟適吳江山
俞公臨東歸使謹託為書郵特致區區之私公臨詩
大佳似在孫謝兩山人上幸進之

報徐行甫大參書

得聞中書後消息斷絕者數年然知明公旬宣嶺外
已有成勞抱賦雲間尚未從吉此其大畧也安得從
吉以後攬轡一入楚乎佇望佇望弟自罷歸營一小
園日從園丁灌蔬蒔果木以自給雅能忘貧遣病至
於兒輩淪落不振蓋有天命焉頃抱一孫漸能學步

得無故人所欲聞乎偶遇貴鄉林君因得乘便附問幸不吝有報音

與周伯從公子書

往歲漫游過貴里與執事奇遇乃執事之遇不佞若素交意氣蓋在山水樽罍之外也顧不佞老矣執事方抱大器應明時鉅用稱象曆濟美復何所采而及耄人耶吳江送扇人已為執事致問書東望高坐亭亭在日第欲致一問無郵耳偶過州林生過遂得託致起居幸裁答

復浦君融秀才書

僕楚鄙人雖習為雕蟲三十餘年曾無一字有當於作者且三年前曾過吳門所會諸詞家亦不為少獨不知海虞乃有君融在俞生來得君融手書知不待面已讀諸近體清婉絕塵庶幾禎卿復出顧諸詞家未有一言及君融者相知難哉聞已為元美兄弟所賞識卽無所事浮丘生矣解后無期相望自今始君融倘亦有浮湘之意乎延佇延佇

與楊惟明使君書

自去西南天十餘年音耗遂絕然鄙人之慕大雅則日日神馳洪崖南浦間也客有過我北園為道明公

有枉駕之興豈其然乎然則明公未嘗終棄鄙人可想矣感何可言

報大司空石東泉書

不覲台光十有五年回憶燕邸望塵中州賜問通心忘分若有所聞而采焉豈砂磧之場隱明月鮑魚之肆藏靈蛇耶此意殆耿耿至於今矣圖報未能與言寐相求要於雅道不朽則明公得國倫於世外可乎頃見穆夫子所選明人諸作謬及國倫明公又從而表章之茲國倫所以益心折而樂為世外交也生平所著大半荒唐行年六十以後始敢銓其半以示同聲然未經明公邱正何敢妄言不朽

報朱明庭書

久曠興居每訊道體休嘉輒為社稷稱慶比聞絳騶文豸自南而北為朝廷持風紀董正百僚翊贊皇猷倡明聖學一時人心回嚮千古士氣中興明公此行關繫重大國倫雖老死巖穴竊復有大願焉惟明公圖之

報朱明庭書

年來衰狀漸出不能苦思適且從方外士談養生家

言思欲屏鉛槧捐杯酌而猶未能脫然也且大編在案未便卒業日懼責速者來幸入清秋聞明公被命拜大京兆私計北裝稍緩而不佞舊負亦得稍寬又行甫移書謂台駕由西路北上道出蘄黃約不佞出江一會竊喜躍不自勝乃使至又不知前旌所指謂何業已閉門謝事細閱諸體雖蒿目腐心不敢爲明公愛力以明公兼才博識肆爲詩文遂當雄視一代乃好學而又好下問允一代所未有虛抑乃爾復何所不臻其妙第恨不佞無緣爲明公負囊鞬撰几杖從之遊耳古人薄感恩而厚知己豈竊附知己之後卒不得一握手乎延佇延佇意綢繆大出望外敬謝敬謝

報大司寇李漸述書

國倫楚之鄙人也學不通方仕鮮佳譽卽覲顏冠蓋時士且羞與爲伍不知何以見知明公叩之淪落之鄉取之污鱗之後儼然折節下之而又寵以溫辭衣以文繡此其事已二十餘年而銘在內心則沒齒一日也比嘗拜命之辱爲尊公志幽何敢虛負屬投海濱日與猥獯倭夷相尋兵革久之徙黔南量移中州私謂小間卽可報命顧明公已踰九列而八座矣名

世宦業既非竹帛可盡書而尊公累被賜恩中間稱謂亦舊狀所未具也以此負心罪益難追豈明公能諒乎屢欲上書自解率復引避趙趙適合親徐參軍行遂敢自忘跡賤敬問起居併告負心之罪惟明公憐而寬之倘肯另下一狀容當竭其愚昧為尊公作傳少贖前愆可否惟命

荅子厚宗侯書

使至覽足下書與參遊諸詩知足下讀書博而進道勇且志在千古不欲與今人俱其乘皇運結友盟則尤踴躍六秘之外均非衣朽所敢望第足下虛懷似猶以元美之評為未破二則謂楨伯知足下未甚深耳蓋足下近作刻奇過高程以古人不患其不逮患其逸而不入故元美以古勁許之而猶謂有所不宜殆忠告乎即子威嚴善才品非不爭高顧一涉纖麗一落沈晦其究少味足下其以為何如病中勉成大邪傳遂因頓不能和詩容再圖

與姚生書

承委因光樓記業已於五月脫草屬使者未來不敢輒附他手今使至且得一貞之教益令人增感箚中舊藏有願貞庵三字古圖書正擬建一庵以從事於

此而來教詳及得無有神授乎久之不落風塵拜足下之賜弘矣敬謝敬謝赤壁之行當在八月但籜冠野服所過不敢入城俟艤舟烟光樓前期足下同子敬出一會可耳

報王行甫

二

八月末旬業已問舟西向率為賓客踵至徵逐無虛日繼之風雨作苦濡滯於今誰謂鄙人信人耶此以後不敢為期有間即挂帆耳

報李本寧書

頃再遊武當往來過雲杜境知足下有哭母之哀亟欲馳吊屬病齒至不能呼吸遂熱然以歸歸未數日新安汪生持足下書來具悉相念不淺而鄙人薄德之迹益無以自解也汪生篆印隸額大似可觀即行草未盡善亦不敢以枉木視之今且再趨足下因得藉為書郵附申一奠於慈几幸昭察

報大司馬吳公書

山中十年世人共棄之矣明公何所采擇獨從萬里之外三見存焉即古道交未有如明公者顧愧無從稱報奈何王侍御至省知明公神王福集且自鎮靜以來海不波嶺不瘴翦荆棘之林為廣路徙豺虎之

穴爲神臯功伐無前謳歌載路蓋兩粵一再造矣計
此時新命已下八騶在門擁傳還朝借篝幃幄將相
之業將爲昭代冠山中之人被末光已多何可勝舞
蹈也某貧病若故行吟坐嘯之適則一日無之雖兩
兒未能自振殆有命焉年來又抱兩孫差快目前它
不復問豈明公所欲聞乎睠流光之口邁傷握手之
無期引領含情莫知所謂

荅蘇愈憲書

自明公建節雲杜問俗陳詩風行江濶某願承末光
久矣茲行庶幾登岳之後便可反棹干謁一奉教雅
虛往實歸不謂明公行部尚在鄖中往來適相遭悵
悵爲甚願某山谷朽癯一無可采不知明公誤聽何
客浮譽視之眈眈旣遣訊於方城復留行於郢上用
情繾綣不啻素交求之古人未必多見矣豈某所能
當知感知感但久出思歸晷刻爲歲兼之天氣向暑
披裘待葛舍舟從陸徒旅稱病即直指方在按事而
穉穢子胡爲乎來似亦當少引也負罪方命亦恃明
公能見原

報大司馬子薦王公書

自明公先後鎮薊門使祁連不烽畿輔晏然高枕勳

勞載在盟府非復野人所能贊第得身享太平從擊
壤鼓腹之後不敢忘所自耳頃聞入握樞符將相之
業益弘爲萬邦憲而徽薦 帝簡鄭重殊常海內文
武才無不頌爲執鞭者矣聞公子已通經術著名膠
庠尤爲可賀謹因敝鄉舒吉士之便草草問起居

報元美司寇書

隔歲不相聞馳念爲甚曩約再過弁山有二意一爲
仁兄壽一欲修廣成之間也至今前意更決則以聞
老師贈官賜祭葬報必欲效一日負士之勞而後少
安於心計八月望後可發舟必不爽信適自武當初
歸病日未出偶劉子成中丞其子遣人專候索書先
容草草數行應之

報許相公書

前歲附茂承一書上閣下言謝久之聞茂承有南陽
之句得無浮沈會在武當道中逢其使有爵云前書
已致且得閣下報音偶未攜來其然豈其然乎坐是
久不通心馳戀爲勞頃閱邸報見閣下特被 恩詔
尊顯二親蓋臣子之異數生人之極榮也閣下謨謀
啓沃以報 主上自此當益無所不至某託在末交
坐進此語豈閣下所欲聞乎里人舒吉士還京便遂

得介爲書郵草草申一問諸惟台亮不宣

荅楊文植方伯書

附孟孺書後又踰歲不致起居馳仰爲甚頃游太和舟往反經涇口瞻望玄廬恨不矯是爲翼乃以久出思歸兼程鼓棹猶謂遲也而欲改陸造訪則又病軀所不能勝且氣候已入夏尚尔被裘作客豈其真穢穢于乎遠辱見招感高誼無已負罪方命非其情也幸諒原

報安小范

已丑之冬曾附黃孝廉一書上典謁云已投書而未及面故不得報音茲又踰二年國倫年七十矣前歲嘗往返毘陵毘陵人雅能口足下家行鄉評竊已心敬之比見足下辭臺省而爲曹郎已又謝北曹而改南省可知一世之所豔皆足下之所不屑志有在焉未可與善宦者道也夫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今欲爲天下當大任而不動心樹膚功而不德色舍恬澹之士奚以哉足下雖善讓讓不能避矣偶貴鄉吳節判將漕赴南都便謹勒數行申問并索七十壽詩萬一不吝如何

荅張公覲孝廉書

不見公覲條踰五年比得一簡二詩讀之何一日千里乃爾令人驚絕蓋簡之古雅類漢魏人語而詩之沈著在唐初盛時遂足爲一時諸君子冠音獨老人避舍哉昔者吾友元美書稱公覲風度絕似明卿豈知明卿不似公覲遠也握手有期尚當更端請質卧病空谷不知有春辱公覲遠念帛賀相繼處情厚矣顧以衰薄當之不任心愧

報吳國賢書

山中鄙夫膏肓泉石頃辱兩公不遠數百里結駟過從有如裹飯餽饑人調鼎起沈痾卽殘山刺水被寵

靈多矣矧伊人乎第窮陬暑月無以爲供具少結餘者之歡內愧爲甚公必有以諒之湖上分携烟波浩淼愴然思歸其情寓一詩矣已爲中丞公作詩序爲浮梁公作墓表字向皆從揮汗得之良苦中丞公集業已竭心力爲之校讐斷定中有潤色實不敢負幽冥八月初旬可成書矣此書出卽視五子不甚相遠它無論焉天目集篇無重本可寄容另圖楚史檮杌嘗索之兩京市肆不得而公儼然見視惠踰百朋便當敘而傳之爲張楚一助乃所載不盈數牘又多雜出左國呂覽劉向說苑諸書非秘典也何難購若是

且諸書所載楚柱王與孫叔敖事更數倍於史不知
當時史臣何以不兼采今欲增入又似非古本奈何
此須與公面商圖之記里鼓不知所出柳宗元嘗作
此賦有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
行五十之句唐人頗膾炙之事道似非古典有之必
宋以下事無足深求如何如何

復吳國賢明府書

自國賢有嶺東之行遂不得郵候者數歲嶺東人偶
有宦於涖州者生微以饒平爲問輒感額搖手而歎
曰其邑新設難制其民新用易携前令未有一善其

後者生已愕然爲國賢苦然猶恃國賢才氣足以自
振天或以此振國賢也乃國賢亦復不免謂何劉使
致書讀之淚落以國賢生平行則古人文則大雅何
負於世而內多家難外鮮遇合造物小兒真不可測
矣幸陽山與楚接壤民俗稍醇國賢卧治有餘力推
案著述各世傳遠豈非國賢樂事乎美合編自序高
格玄思駸駸化境無復李王蹊徑詩云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生亦與有微力矣如何如何強識畧生雖未
得遽讀然似書名近宋人卽不爲妙而記事珠嘉靖
初年梁人劉國翰所著采錄雖博不過各物小家充

不可與之重也幸再詳又所指徐使君張中丞皆不知為誰有便不吝見示萬萬生於國賢漠然已甚乃當治行之際詒書分祿拜之愈覺愧心敬謝敬謝生明年且七十矣來日無多佳會難偶揮汗占復不知寄云



齋每派續纂文部卷之十五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書

報王大叅書

得公兩書兼損嘉貺知公念某深也感謝感謝省會
來旨慨世路之多險傷正類之難容有古屈左徒賈
大傳之悲焉同病相憐能無邑邑但第自罷歸以往
野性甚適夙痾漸瘳謗書之爲德亦大矣孔以得失
歸命孟以行止歸天而彌子與臧氏之子曾不假問

焉夫世態何常之有而吾得反其常卽所謂立命勝
天者在我雖造化有所不能奪而况彌滅之徒乎昔
向秀讀易至損因自悟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亦孔
孟之遺意乎第與公嘗從事於茲矣

與門人沈侍御書

曩者一日之遇未敢自附於知己比聞南宮高第東
觀妙選不覺有喜心即一日之遇固執事萬里之初
駕也僕雖伏在田間竊藉末光多矣其爲心喜奚僞
焉久之不敢稱賀則以徼福爲嫌且恐故人不復記
憶徒取瀆耳會敝鄉舒翰吉回每談盛德不以衰棄
見遺且感且慰茲翰吉北上敬附短緘爲候諸不宣

與門人任白甫書

久不得一耗如何爲情酉歲京闈白甫復不偶咄咄
異事卽以晚成之說爲解而以其時則可矣奈何使
來致書欸欸如面至聞長安市中諱言風雅厭棄詞
客爲之扼腕而嗟然以不佞視之前此雖不諱言而
厭棄爲尤甚也白甫且一意治經生語取高第策要
津而後以其緒餘及之卽無論世之諱不諱厭不厭
也如何如何僕老矣頃病目閉關謝絕酬應乃從者
自京師來謬有所託且知宗伯大方家未易當也白

甫何不爲我量乎強顏爲之恐無一字可采幸裁正

報李本寧書

汪懋叔行草草附弔問想達矣茲偶遊廬山遇本建
於湓浦維舟接談者數日始信王家龍鳳謝庭蘭玉
皆自世德鍾也且聞足下今冬將踐甌甌之約然乎
否歟荒逕殘山並得增色延佇延佇

報王元美司寇

八月末旬業已裹糧冒公舟履及於雉濱帆及於湓浦
會目疾驟發不能面人爲兒女輩強挽改期過此則
向寒矣計明春初遂得見男往卽足下從四嶽薦起第
亦不敢負初盟但當三宿弁山而後反也乃足下所
示近得一人或可容第修下風之問否留意千萬

荅貞吉宗侯書

比來命駕訪故探竒且復先下雉而後匡廬義何高
也卽谿上雲山林間卉石並得妄與匡廬爭勝况不
佞國倫乎惟是貧家不能爲從者供靡屨每有慚色
又從者解纜時偶怯風雨不能遠送私心戀戀則與
九派俱長豈君侯能盡諒乎舟人還自潯陽知江行
亡恙幸甚兩使以竹榻繼至卽以置之雪山氷井間
以待銷夏君侯清風襲我多矣計此時君侯定當御

王喬之鳥策盧敖之杖遍躡匡廬諸峯高視狂歌一字爲珍而八極爲塊其誰屬而和之西睇旣甌惟有白雲起相應耳如何如何二編業已窮數日之力細閱僭評知君侯必能虛受郎君社稿亦已如命題其端恐無當於郎君特藉此以納忘年交耳

荅程巨源秀才書

不佞於君家汝正父子爲三世交乃尊公之友不佞則又因汝正而及也尊公朴茂溫文令人飲醇自醉顧自都下一別遂分古今三十年來徒以夢寐爲偶能不含情比勤執事遠賜問遺用意殊厚且見負奇揆藻種種兼長遂爲秣林樹赤幟撫今思舊既悼尊公不作猶幸執事名家且感且慰第愧林壑朽癯才庸識闇不足當執事厚道耳以正使便聊草一詩奉荅薄有所致非敢言報貺也諒之諒之

報大司馬兆行方公

頃歲在金陵從李臨淮見公影稿意態逼真然視在長安別時稍豐皙矣久不見公面之驟增一快顧三年之間夢與公坐嘯行吟者十餘度得無神隨影往乎明春造訪之約的不敢虛張承書中業已及此何尚濡滯未到尊使遠存具論高義二詩見寄尤見公

神王而藝益精且感且慰尊公詩序憶在大梁時已束草附一都護寄比還山中此草遂不知所所在以爲尚可補鈔乃今始知其爲烏有先生也怪事怪事容當補作請正如何如何

報王元美書

家貧歲儉不能裹腹行遊坐負初盟馳想爲甚得張孝廉所致書知大兄乞歸疏再上不報卽部事差簡天以佳山水奉大兄爲壽意殊不薄幸且安之頃見耿司徒一疏忠佞較然朝野正人無不倚大兄爲國家重求去太急謂主恩何胡孝廉詩藪可謂博采精求去取嚴正其中尚小半可芟惜弟未與之交耳亦常集成何以不見寄望之望之偶南海陳忠甫赴金陵便率爾託致起居蓋其人曾以儒生爲裨將旋自罷作布衣游說劍論詩大有奇氣此行欲一望見大兄愜其素仰無它覲也

荅俞羨長

得書知足下卜居之難與侍藥之苦遠遊似未有期也懸念懸念乃俞本之行曾奉一書二詩奉訊今足下不一言及得無有浮沈耶卽足下徃歲携去諸公書杳無一報尤爲可異豈有負人俞羨長哉必有說

矣丁元甫新居毋喪足下與之深交義當一吊或乘此見過望之望之安小范東南高品而詩亦沈雅有致又不厭貧家麤糲留醉三日意猶戀戀僕晚年得此新知真望外事讀足下諸長律雄視一時中間微可商俟面訂也

報周伯從秀才書

往寄俞本之輓章併有數字之問久不見報以爲必無便郵非忘我也適從令親安小范得來書乃知俞生作殷生也浮沈之矣一咲一咲聞執事讀禮之暇縱覽苦吟力追作者竊心賀之生年來仗庇尚健敏嗜酒且得抱兩孫爲目前之娛第以懸罄之家屢值饑饉至不能裹糧出遊卽王元美有白門之約亦未及赴今秋稍稔則鼓棹而東再過惠山與執事一軟二泉未必無偶也至於世途一切久不入夢若欲起溝中之斷望續於匠氏揭不然之灰幸嗑於煬人皆所謂不自量也執事謂我願之乎高義則知感矣小范其人如玉所作漸趨上乘海內一高品也留醉三日夜情興未已臆舟俟報草草無章請幸諒答不一

荅鄒彥吉督學書

千里緘書足然足音之及空谷回憶縞紵初投芝蘭

相臭十年以徃可當萬期至於赤牘盈箱瑤編積案
時時抽玩則又依稀望衡宇而聆謦欬也乃者黃口
鑠金浮雲蔽日使萬鈞之弩摧弦雙龍之劍斂鐔扼
腕長息夫復何言顧謂山藉梁鴻里鄰吳季高風壯
節可託古今奈何南北連兵中外失畫人心思亂世
運難窺憂天之淚蓋不勝揮蹈海之憤安能盡釋第
僕老而足下正壯漢陰抱甕差稔於吳市監門耳如
何如何去歲勉閱青藜稿微有所窺暨足下東歸業
已三遣蒼頭望前茅於江上不謂是下乘流別迹不
見一人蒼頭持書空歸穉增恨繼見行甫為道足
下戀戀之情至今悔不與行甫俱也今夏卧病幾不
可起無何老妻見倍情境淒然所委序詩尚未脫草
幸俞山人東歸有期便可託寄幸賜裁諒不宣

與黎惟仁文學書

海上為別十五年矣乃足下詩態酒態時時在目中
不獨交情可念久之不通一問則道里遼遠音郵少
便耳敢一日忘故人哉頃歲聞惟敬兄訃音不任銜
痛業已哭之二詩載在小稿不復錄偶貴鄉王唯吾
氏左官敝州得省起居尚健吟詠甚適雅極慰心遂
因其歸草草附候併以小稿陳覽詩扇奉懷統希照

存不吝一字之報幸甚

荅徐蘄州書

某久伏山樊分與世隔卽區區姓名舉世厭棄之矣不知明公誤聽王侍御齒及遂以餘喘爲念儼然命使涉江見存筐篚充盈楮墨璀璨此之爲誼視素交何加焉知感知感第明公駐蘄已數月某未修一介之候冒茲寵靈增愧什伯奈何里中距蘄一水間明公仁聲洋洋浸滂比壤有如德星在望甘雨爲膏雖山樊病夫亦能舉手加額矣吏旋草草申謝諸不宣

報蔡大叅書

頃禮玄岳過隆中遇貴鄉李中丞留之論學者一晝夜某雖至愚微有所省自謂生平竒遭顧恨聞道晚耳乃中丞於故鄉同志每首及我明公蓋云明公心學獨得處世人未必盡解某因憶二十年前曾爲明公負韉道上抱牘堂下而明公不以賤有司視之諸所啓事受成一破拘孿見信明公遇某厚矣久卧山中無由再覲會聞明公起家入楚駐節酉陽又遠隔二千里外徒勤悵仰竟阻趨承奈之何顧子敬回辱賜書問益增感舊之思至諭以無聲無臭之旨又似子敬獎借過也夫某於名理實未有所窺且自度